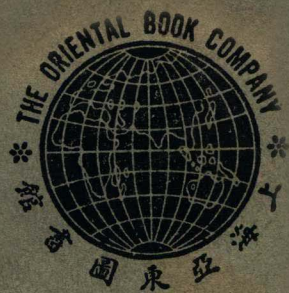


俄羅斯名著

李秉之譯



李秉之選譯

俄羅斯名著第一集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再版

俄羅斯名著第一集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譯者 李 秉 之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翻印必究

序

俄羅斯文學雖然蓬蓬勃勃地發展，在世界文壇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年齡是很幼稚的。在十八世紀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盛興時代，也不過是仿照歐西文學的形式內容，用炫麗的詞藻去讚揚帝王英傑，華官貴宦的功勳罷了，無所謂純粹的俄國文學。在十九世紀之初，當時的著作者尙未脫離這種時期，他們的作品在外國文學勢力支配之下，很少關係於俄國民族的生活。然而這也是俄國文學發展的基礎了。

自從詩人普希金出世之後，俄羅斯本國的獨立文學裏纔有了一綫光明。不過普氏的作品能把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采剷除了許多，而偏近於寫實方面的文學。然而他這種獨立文學也非純粹的：在他的作品裏，尤其是早年

的，含有不少本國和國外各派文學的意味。所以有人把普氏比作一條長河，容納了許多的支流，而水勢遂一瀉千里地澎湃下去。屠格涅夫說：『普氏詩文中的性質和意義，即是俄國民族的性質和意義。』可見普氏實爲本國民衆文學開闢了一條新道路，自此俄國文學纔漸漸崢嶸在世界文壇之上。

俄國獨立文學成熟的時代實始自郭歌里。郭氏善以灑脫之文筆和滑稽的精神，透澈地描摹本國齷齪的社會和卑鄙的人生，使讀者於噱笑之中蒙受了深刻的感觸；『笑中淚』爲郭氏作品結晶之點。所以郭氏可以稱爲俄國寫實主義的創造者，而爲本國文壇上放出萬丈的光芒異彩來。（郭氏的傳略和他的作品，譯者擬出專集介紹。）

繼郭歌里之後復有屠格涅夫那樣的大文豪，托爾斯泰那樣偉大的哲學思想家，近代有柴霍夫和柯洛連克一般人的傑作，難怪俄國文學於幾十年間在

世界文壇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並且英華燦爛地發展起來。

所以欲研究俄國文學的精粹，對於這幾位文豪的作品不可不一去研讀。

一九二五，四，十五，譯者，北京。

俄羅斯名著第一集目錄

序

橡樹與蘆葦(寓言).....	克魯洛夫.....	一
歌士(土耳其的民間故事).....	列芒托夫.....	五
比留克.....	屠格涅夫.....	二三
高加索的囚俘.....	托爾斯泰.....	四三
上帝的公正.....	托爾斯泰.....	九〇
蘇拉特城的咖啡館.....	托爾斯泰.....	一〇七
法文課.....	柴霍夫.....	一二一
理髮館.....	柴霍夫.....	一三五

靴子·····	柴霍夫·····	一四四
決賭·····	柴霍夫·····	一五四
盲童·····	柯洛連克·····	一六九
小鳥兒的歌曲·····	烏申斯基·····	一八七

橡樹與蘆葦（寓言）

克魯洛夫著

一日橡樹和蘆葦敘談：

『實在是，你的本質微弱，

祇是一個麻雀，你却覺着沉重。

略略地一縷輕風吹起了微波，

你便不住地擺搖，悚怯地畏縮，

並且你那樣的孤仃呵，

看着你十分地愴惻。

但是我同高加索山一般的雄巍，

不只是遮住太陽的光輝，

還是在狂風暴雨之中，

堅固而矗挺地立着，

却像護有牢固的藩籬：

你所以爲的颶風——我只以爲輕微的凜氣。

幸而你生長在四圍，

爲我枝葉的濃陰所遮蔽，

在險惡的天氣我爲你保護；

如果造物者把你們移開

生植在風雨蕩漾的田地裏：

當然是，伊對於你們沒有一點顧慮哩。

『你是很慈善的呵！』蘆葦回答：

「不過你不要傾欹：我並無什麼危險，

我對於颶風毫不恐懼；

我雖然可以曲折，但是不傷毀：

所以颶風與我無何危險，

但是未必不恫嚇於你哩！

誠然，他們的猛烈

不能勝過你的堅牢，

因為他們的打擊你決不俯首，

不過，我們還要等候究竟吧！」

蘆葦方纔了畢說，

忽然從北方湧來

雨雹交加的狂風。

橡樹挺立着——蘆葦向地上曲伏。

風怒吼，伊加倍力量抵住，

霹靂一聲——連根拔出了

頂天立地的橡樹。

歌士（土耳其的民間故事）

列芒託夫著

許多年以前，在齊福立斯城裏住着一個富綽的土耳其人。上帝賜給他許多的金錢；但是比金錢還貴重的，便是他的女兒瑪姑米格麗，比彷彿星象在天
上算是很好的，但是在星象以上還有天神，比他們更好些；瑪姑米格麗便是
如此，她在齊夫立斯城的巾幗裏面爲最佳麗的。在齊夫立斯城裏還有一個窮
苦的歌士——可立布。除去高尚的心志和歌唱的本領以外，沒有什麼天賦的
長物；彈着七弦琴，他讚揚了土耳其古代的英傑，時常在喜慶的時候去
供富人和幸福人的娛樂。在一次喜慶的時候他看見了瑪姑米格麗，並且他們
互相地愛慕了。歌士可立布很難希望與她有婚姻上的合諧，于是他的面容似
冬日的天空一般地暗澹起來。

有一次他躺在花園裏葡萄架底下，並且後來沉沉地睡去了。這時候瑪姑米格麗同自己的女伴們走過來，其中有一個看見了睡臥的歌者，退後幾步走到他的面前歌道：『你爲何睡在葡萄架下，起來吧，笨人兒，你的羚羊在你面前走過。』——他醒了，女子似小鳥兒一般地馳去。瑪姑米格麗聽見了伊的曲子，便把伊責罵起來。——『如果你曉得——伊答道——我給誰唱這個曲子，你還要感謝我呢；這是你的歌士可立布。』——『你引我到他那裏去吧！』——瑪姑米格麗說，於是她們走去了。瑪姑米格麗看見他的憂鬱的面容，便去慰問他。——『何以不憂鬱呢，——歌士可立布回答，——我愛慕你，但是你永遠不能作我的配偶！』——『你向我的父親求婚去，——她說——我的父親用自己的金錢來辦理我們的婚事，並且賠送我許多，可以供我們倆人的需用。』——『好吧，——他回答——設使你的父親並不爲自己的女兒憐惜，但

是誰曉得，你以後能不責備我沒有財產全取自你的身上呢？不，親愛的瑪姑米格麗，我心裏立定誓願了：我應許七年以內去遊歷世界，掙些財產回來，或者也許亡沒在寫遠的荒漠地方，你若允許這個，就到期滿之後，你再爲我的配偶。』她應允了，但是又說，如果在訂定的那一天他不回來，她便要嫁與早經定婚的庫叔得別克了。

琴師可立布回到自己的母親那裏，取了伊的臨別的吉語，和小妹接過了吻，把囊袋搭在肩上，帶上遊行的手棒，便離齊夫立斯去了。忽然一個乘馬者在後面追趕；他一看：是庫叔得別克——『一路平安呵！——別克向他喊叫——你無論是在何處去，我都可以作你的伴侶。』——琴師並不喜歡這個伴侶，但是沒有法子。他們一同走了許久；最後他們看見面前一條大河。沒有橋也沒有淺灘。——『你先泅過去，——庫叔得別克說——我在你的後面跟隨。』

——琴師可立布脫下外邊的衣服來便浮去了，泗在中流回頭一看：——哦，糟了！老天爺！——庫叔得別克拿起他的衣服來跑回齊夫立斯去了；只是他後面的塵土在平場的田地裏一縷煙似的捲起來。別克跑到齊夫立斯拿着琴師可立布的衣服到他的老母親那裏，——『你的兒子淹死在深河裏面了，——他說——這便是他的衣服。』母親非常地悲慘，躺在愛子的衣服上面，墮了些傷心的淚；以後她拿起衣服來走到講定的未婚妻瑪姑米格麗那裏。『我的兒子淹死了，——伊說道——庫叔得別克把他的衣服拿了回來，你現在可以自由了。』瑪姑米格麗微笑答道：『不要相信，這都是庫叔得別克的詭計；在七年以前誰也不能作我的丈夫。』——她便從牆上摘下自己的七弦琴來，沉靜地歌唱琴師可立布的可愛的曲子。

但是遊行者赤着足走到一個村子裏。慈善的人們給他穿了衣服吃了飯；

他因此爲他們唱了許多妙麗的歌曲。他便如此地從這個村庄走到那個村庄，從這個城裏走到那個城裏，他的名譽也傳播出去了。最後他走到哈拉夫城。照例他走進咖啡館裏，要了七弦琴便彈唱起來。此時在哈拉夫城住着一個武官，他是一個極其嗜好歌曲的人。向他引去許多的歌士，——他一個也不適意。他的僕從們滿城裏奔馳，已經勞乏了。忽然經過咖啡館，聽見了這種奇異的嗓音。他們便往那裏走去。——『走，同我們到大人那裏去吧，——他們喊嚷——或者你丟下頭來。』——『我是一個自由人，從齊夫立斯遊歷到此處，——琴師可立布說——願意去纔去呢，不願意去便不去，到唱的時候纔可以唱哩，你們的大人並非我的長官。』但是，雖然如此，仍然把他捉住送到大人那裏去了。——『唱吧！』武官說，他便唱起來。這個使瑪姑米格麗讚美的曲子也令大人非常地稱意，便留困苦的琴師可立布住在家裏了。在

他那裏也堆積了金銀，在他身上也閃爍了華美的衣服，琴師可立布於是娛樂地和幸福地過活，並且成爲富人了。不曉得他忘記了自己的瑪姑米格麗沒有，不過限期雲掣風馳地過去了。最後的一年快要完畢，但是他還沒有預備行程呢。美麗的瑪姑米格麗漸漸地絕望了。在那個時候有一個商人同着商幫，帶着四十個駱駝和八十個奴人將要從齊夫立斯起程。她把商人喚到自己的家裏給他一個金盤。——『你拿這個盤子去吧，——她說道——無論走到那一城，你便把盤子放在櫃上，各處揚言說，誰如果承認是這盤子的主人，並且證明出來，便可以把他拿去，並且加倍量給金子。』商人起程去了，在各處都盡了瑪姑米格麗的委託；但是誰也沒有承認是這個盤子的主人。他的貨差不多快賣完畢，便帶着剩餘的貨到了哈拉夫城。他把瑪姑米格麗付託的事傳播在各處。琴師可立布聽見此事，便跑到商幫住所那裏，看見了齊夫立斯商

人櫃上的金盤子。——『這是我的！』他用手抓起來說。——『實在是你的，

——商人說——琴師可立布，我認識你。快回齊夫立斯去吧；你的瑪姑米格麗分告訴你，限期過去了，如果在訂定的那一天你不回去，她將要改嫁他人。』

琴師可立布啞喪地搔了腦袋，離約期只剩下三天了。於是他騎上馬，背上囊袋裝着金幣，對於馬毫無顧惜地飛馳去了。最後困憊的趕路者絕了呼吸臥在

阿爾茲洋山上，正在阿爾茲洋和阿爾茲魯姆的中間。他怎麼辦呢？從阿爾茲洋到齊夫立斯還有兩個月的行程呢，但是只剩下兩天了。——『萬能的上帝

啊！如果你不援助我，我在這世界上便沒有別的法子了！』他並且要從高大的山巖上奔下去。忽然看見在下面有一個人騎着白馬並且聽見他的洪亮的嗓音：『少年人，你要作什麼？』——『我要死』，琴師回答。——『既是如此，你下到這裏來吧，我把你殺死。』琴師勉強地從山巖上走下來。『隨我

來吧。』乘馬者嚴厲地說。——『我何以能隨在你的後面呢，——琴師回答——你的馬飛馳如風，但是我被囊袋所累。』——『誠然；你把囊袋掛在我的鞍上隨着走吧。』琴師無論怎樣跑，總是落在後邊。——『你怎麼落後了？』——乘馬者詢問。——『我焉能隨着你呢：你的馬比較思想還快，但是我已經困憊了。』——『是的，你坐在我的馬後面，你實說：要往那裏去呢？』——『現在不如到阿爾茲魯姆去吧。』琴師回答。——『閉上眼睛。』——他把眼睛閉上了。——『現在睜開吧。』——琴師一看：在他面前是白色的牆壁，並且閃灼了阿爾茲魯姆的禮拜寺。——『噯呀，對不起，——琴師說——我錯了；我原來打算說要到加爾司去。』——『你看，你看！——乘馬者回答——我預先曾令你告訴我實話。再閉上眼睛。現在睜開吧。』——琴師不信這是加爾司地方。他伏在膝上說道：『噯呀，對不起，我又錯誤了，不過你自己曉

得，人從早晨決定撒謊，必定要撒到晚上。老實說，我是要到齊夫立斯城去的。」——「你是何等無信實的人！——乘馬者憤憤地說——但是沒有法子，饒恕你吧。閉上眼睛。——過去幾分鐘又說——現在睜開吧。」——他們到了齊夫立斯城門，琴師歡喜的喊叫出來。琴師可立布誠懇地感謝了一番，從鞍子上取下囊袋來又向乘馬者說道：「啊，自然是，蒙你的恩惠不小，但是請你再更方便些；如果我告訴他們，我一天的工夫從阿爾茲洋走到齊夫立斯，誰也不相信的：請你給我一個證據吧。」——「你彎下腰去，——那個人微笑着說——你從馬蹄子底下拿一塊泥土揣在懷裏，若是他們不相信你的話的時候，便令給你帶來一個七年失明的瞎老婆子來，抹在她的眼睛上，她便能看見了。」琴師從白馬蹄子下面取下一塊泥來；但是他纔一仰首，乘馬者和馬都隱滅了。此時他的心裏確信他的庇護者正是天神。

琴師可立布夜間纔找到自己的家門。他用顫抖的手去敲門並且說道：『媽媽，開門吧！我是天間貴客，冷而且餓；求你憐憫你的遠來的兒子，放我進去吧。』——老嫗的衰微的嗓音回答他：『爲旅客的棲宿有富人和有勢力人的房舍；現在在城裏有喜慶的事情；往那裏去吧！在那裏可以歡娛地寄宿。』『媽媽，——他回答——我這裏沒有相識的人，所以我仍是請求你憐卹你的遠來的兒子，放我進去吧！』——此時他的妹妹向母親說道：『母親，我起來給他開門吧！』——『廢物！——老嫗回答——因爲我七年爲了哭泣失明，你便歡喜接待少年人並且應酬他們。』但是女兒沒有聽從伊的譴責，起來開了門，把琴師可立布放進來了。照例地寒暄了幾句，他隱隱不安地坐下往四週觀望。他看見：在牆壁上灰塵的套上掛着他的嬌音的七弦琴，他便問母親道：『你的牆上掛着什麼？』——『好奇的客人，——伊回答——給你一塊麪包

吃，明天放你出去就完了，何必多事。」——「我已經向你說明了，——他回答——你是我的親生母，這是我的妹妹，所以我請求你告訴我，在牆上懸掛的是什麼？」——「這是七弦琴，七弦琴。」老嫗不相信他憤憤地回答。「這七弦琴是作什麼用的？」——「七弦琴為是在上面彈弄和唱曲子的。」於是他又請求伊允許妹妹給他摘下七弦琴來。——「不行，——老嫗回答——這是不幸的兒子的七弦琴，七年的工夫懸掛在牆上，無論是誰的生人手總沒有動到他。」但是他的妹妹立起來從牆上把七弦琴摘下來給他了。於是他向天空抬起眼睛來祈禱：「哦，萬能的上帝！如果我能達到理想中的目的，我的七弦琴便仍似那一天最末次我彈弄的時候那樣的響亮！」他彈在銅弦上面，弦也應聲響了，他便歌唱起來：「我是貧困的遊蕩者，我的言語也因而困窮，但是偉大的天神助我由山巖而下。雖然我自己窮困，我的言語窮困，母親，

你認我這遊蕩的人。』此後他的母親哭泣起來詢問他道：『你叫什麼名字呢？』——『拉士得。』——『這邊說那邊聽罷了，拉士得，——她說道——你的言語把我的心割成碎塊了。昨天夜間我夢見我的頭髮蒼白了。我已經七年因為哭泣失明；你的嗓音很像我的兒子，你告訴我，你在什麼時候回來？』她含着淚兩次向他去請求。他白白地稱作他的兒子，但是她總不相信。過幾時他又請求道：『母親，請你允許我拿去這個七弦琴；我聽說城裏附近有一處喜慶的事，妹妹引我去。我去歌唱，得來多少金錢都拿回與你均分。』——『我不允許，——老嫗說——自從沒有我的兒子，他的琴從沒有出過門戶。』但是他立誓決不損壞一根弦。——『如果折斷了一根弦——琴師繼續着說——我自己的財產來賠償。』老嫗摸了摸他的囊袋，知道裏面滿了金幣，便放他去。把他引到富人的家中，裏面喧嘩了喜慶的筵席，妹妹留在門外，聽候動

靜。

在這家裏正住着瑪姑米格麗，此夜伊便要爲庫叔得別克的妻室了。庫叔得別克同着朋友和親族正在筵宴，但是瑪姑米格麗同自己的女伴們坐在銷金帳裏，一隻手裏拿着毒藥杯，一隻手裏拿着刺刀：她誓死勿生，強似俯首在庫叔得別克的身下。於是她從帳子裏聽見來了一個不相識的人說道：『恭喜，恭喜！諸位在這裏歡娛筵宴，請允許我這窮困的旅客同諸君少坐，我可以給大家唱一曲歌。』——『有何不可呢，——庫叔得別克說——這裏當然令歌者和舞蹈者進來，因爲這裏是婚事：歌士，唱一些吧，我必定豐富地報酬你。』

那時候庫叔得別克問他道：『你叫什麼名字，旅客？』『我叫申姬格魯塞（土耳其語，不久便知之意）。』——『這是什麼名字！——庫叔得別克笑

着說——我頭一次聽說過。」——「因為母親懷孕很是難產，許多的鄰人來到門前詢問：上帝賜給了男孩或是女孩？回答他們說：「申姬格魯塞。」所以我生下來之後，便給我起了這個名字。」以後他拿起七弦琴便唱起來：「我在哈拉夫飲了佳釀，上帝賜我雙翼，三日飛到這裏。」

庫叔得別克的兄弟是愚蠢的人，拿起短劍來喊道：「你真是撒謊，何以能從哈拉夫三天的工夫走到這裏！」

「你爲什麼要殺我呢？——歌者說——歌師永遠是從四方湊集於一處，你信與不信，我並沒有要你什麼。」

「由他繼續唱吧。」新郎喊嚷，歌師可立布從新唱起來：

「晨禱我舉行在阿爾茲洋山谷裏，午禱在阿爾茲魯姆城裏，在太陽西沉以前我所禱在加爾司城，晚禱在齊夫立斯。上帝賜我雙翼，我飛到這裏；上

帝啊，我甚願爲白馬的犧牲；他迅速地奔馳，從山上跑到山峽，從山峽跑到山上，我們的上帝，給了歌師雙翼，他奔到瑪姑米格麗的佳期。」

那時候瑪姑米格麗聽出他的嗓音來，把毒藥扔在那一邊，劍刃仍在這一邊。——「你既是如此立誓，——她的女伴說——可見你今夜又將爲庫叔得別克的妻室麼？」——「你們不曉得，但是我已經聽出這種溫和的嗓音了。」——瑪姑米格麗回答，並且拿起剪子來割斷了銷金帳。那時候她一看，確實認出了自己的歌師可立布，便喊叫了一聲奔到他的頸上，於是他們兩人都倒在地，上失去了感覺，庫叔得別克的兄弟拿着利刃跑到他們的面前，打算把二人殺死，但是庫叔得別克止住他說道：『安靜些，你要知道：人當降生之時在額上寫定的命運，他是不能脫免的。』

瑪姑米格麗蘇甦甦過來以後，羞臊的腩紅了，用手遮住面容藏匿在帳子裏

面。

『現在確實可以看出，你是歌師可立布，——新郎說——但是你告訴我們，你在這種短促的時間何以走出如此遠大的行程呢？』——『真實的證據，——歌師回答——我的劍能斷石；如果我撒謊，我的頸頸細如一髮。但是最好給我引來七年沒有看見上帝光明的瞎婆子來，我能還給她的視明。』歌師可立布的妹妹立在門外廊下，聽了這些話便向母親那裏跑去。——『母親！——她喊叫——這的確是我的哥哥你的兒子歌師可立布！』于是把老媪扶到喜筵那裏去了。那時候歌師從懷裏掏出一塊泥來，用水浸開，抹在母親的眼上，說道：『大家，你們要曉得，上帝是何等威武神聖啊！』於是母親復明了，此後誰也不去猜疑他的言語，並且庫叔得別克默然把美麗的瑪姑米格麗讓給他了。

那時候歌師可立布歡喜地向他說道：『庫叔得別克，我來安慰你吧！我

的妹妹也不惡於你已前的未婚妻，我是富人，她將來也不能少了金銀，你娶她去吧——你也將要享受幸福，如我與瑪姑米格麗。」

比留克

屠格涅夫著

我晚間射獵回來，一人坐在輕快的小車上面。離家約莫有八里路左右；我那匹馴順的飛馳的騾馬，有時搖動着耳朵並且打着響鼻，勇銳地奔跑在灰塵的道上；勞乏的獵犬，牽戀不捨的，一步也不離開後邊的車輪。雷聲發動了。在前面大塊紫色的濃雲，慢慢地從林後湧出；在我頭上迎面飛奔着長遠的灰雲；叢草却森嚴地擺搖和鳴響。鬱悶的熱氣忽然變了潮濕的凜涼；陰影也迅速地迷暗了。我用韁繩往馬身上抽打，下到山窪十裏，穿過了長滿樹棵的乾溪，跑到山上，走進樹林的裏面了。途徑在我面前，蜿蜒在已經昏暗的榛樹棵叢的中間；我便努力的前行。車跳躍在百年的橡樹和菩提樹的堅根上面，因為他是時常被車輪截成了凹溝的；我的馬於是也跌絆起來。巨風忽然

高高地狂吼，樹也蕩搖了，粗厲的雨點兇猛地墜下來，敲在樹葉上面，電光閃灼，雷聲震響了。大雨如注地倒下來。我徐徐地進行，但是不久便停住了：因為我的馬被泥濘陷住並且舉手不見掌了。我勉強走到一株巨樹的旁邊去棲身。曲着背遮上臉，正耐着性兒等候那暴雨的停止，忽然在道旁藉着閃光看見一個高大的人身。我便仔細的往那邊注視，——但是那個人身又彷彿在我的車旁從地裏生出來的。

『這是誰？』忽然聽見洪亮的嗓音詢問。

『你是誰呢？』

『我是這裏看林子的。』我便把自己的姓氏說出來了。

『呵，曉得的！您回家去麼？』

『回家去。你看何等的風雨……』

「是的，風雨不小，」那嗓音回答。

白亮的閃光從頭上到脚下照耀在看林人的身上；霹靂而粗短的雷聲也隨着響了。雨更加倍的下起來。

「一時晴不了啊，」看林人繼續着說。

「有什麼法子呢！」

「我打算請您到我家裏去。」他遲鈍的說。

「勞你駕吧。」

「那末請您上車吧。」

他走到馬的面前，抓起籠頭來，拉着離開了原地。我們移動了。我坐在車箱裏面，並且喚着獵犬，車似海裏的小舟一般的擺搖。我那匹可憐的騾馬在泥濘裏笨重的翻動了馬蹄，並且溜滑和跌絆起來；看林子的在車轅前面左

右的晃搖，却像鬼魂一樣。我們走了許久；後來我的引導者站住了。他用平穩的嗓音說道：『先生，咱們到家了。』小柴扉響了，有幾隻小狗兒齊着聲兒鳴吠。我抬起頭來，藉着閃光看見在籬笆環繞的院落中間，有一所不大的房舍。從一個窗洞裏暗淡的發出些光亮來。看林人把馬牽到階臺前面便去扣門。忽然發出來嬌細的嗓音說道：『來了，來了！』又聽見赤足的脚步聲音，門插關響了一聲，在門檻上現出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子來，穿着汗衫，繫着繖帶，手裏擎着燈籠。他向她說道：『給先生照着路，我把您的馬放在棚子裏邊去。』女孩子看了我一眼便走進屋裏。我跟着她進去了。

看林人的房舍就是一間烟薰的，低小而空虛的屋子組成，並沒有牀榻和隔扇。破壞不堪的皮祆在牆上掛着。橈子上面放着一桿單筒的獵槍，在屋角那邊扔着一堆爛布；兩個大鑊子靠着爐子立着。木棒的燈燭，忽明忽滅，凄

慘的點在桌子上。在屋子中間懸着一個搖車，繫在長竿頭上。女孩子吹熄了燈籠，坐在小橈子上面，使用右手搵那搖車，左手理那木棒的燈燭。我週圍看了一遭，心裏便淒慘起來：因為深夜到鄉人的家裏是不暢快的。嬰兒在搖車裏面沉重而迅速的呼吸。

『莫非你一人在這裏麼？』我問那女孩子。

『是的，一個人。』她低聲回答。

『你是看林人的女兒麼？』

『是看林人的女兒。』她悄悄地說。

屋門響了一聲，看林人低着頭邁過門坎進來了。他從地板上拾起燈籠來，走到桌旁，把燈捻兒點着了。

『我想您沒有習慣這種木棒的燈燭吧？』他一邊說着並且搖動了虬髯。

我看了看他。這種勇漢實在是我罕見的。他是高大的身量寬肩膀，體格也非常的威武。從淋濕了的汗衫下面，鼓凸地突出來勁練的筋肉。黑色捲起的鬚鬚把嚴厲和勇壯的臉面遮了半邊，在聯簷和寬闊的眉毛底下，雄糾糾地凝視着兩個灰色的小眼。他輕輕地把手插在腰間，立在我的面前。我謝了他一番並且問他的名字。

『我名叫佛瑪——他回答——綽號叫作比留克（兇狠人，即豺狼之意）。』

『哦，你便是比留克啊？』

我更加倍的留神去看他。我從伊爾瑪萊和別人那裏，時常聽說過看林人比留克的事情。本地鄉人怕他就像燎火一般。據他們說在看林子的人裏，再沒有這樣有本領的了。『他連一捆樹枝子都不讓偷去；無論是在什麼時候全不行，就是夜半更深，他能突然而來，你也不要想抵抗他，他力量又大又伶』

便，就像林鬼一樣……無論用什麼和他通融，都不中用的：不論是酒或是錢；連一點賄賂全不受。已經不是一次，有許多人打算謀害他，但是不行——辦不到的。』鄰近的鄉人們都這樣的稱讚比留克。

『那末你便是比留克啊，——我又重複着說——我聽說過你，他們說你誰也不肯饒恕的。』

『我不過盡自己的職務罷了，——他嚴厲地回答——主人的麪包不應當白吃的。』

他從帶子上拔出斧子來，坐在地板上去砍削木棒的燈燭。

『莫非你沒有女主人嗎？』我詢問他。

『沒有。』他一面回答一面更用力揮起斧子來。

『大概是死了吧？』

『不……是的……死了。』他說着便扭過臉去了。

我沒有發言；他抬起眼睛來看了我。

『她同一個行路的市民跑了。』他兇狠地含笑說出。女孩子低下頭去；嬰兒睡醒了並且喊叫起來；女孩子便向搖車走過去了。比留克遞在她手裏一個污穢的奶筒便說道：『拿去，給他吃吧。』他又低聲指着孩子說道：『這不是麼，她把他也拋下了。』他走到門前，站住了又轉回來說道：

『我想我們的麵包，先生，您不吃吧，可是我這裏除了麵包……』

『我不餓。』

『唉，隨您的便吧。我連一點茶葉都沒有，不然就把火壺給您燒上了：看一看您的馬去。』

他出去了並且把門掩上。我又週圍看了一次。這間屋子我覺得比先還淒

涼。烟薰的苦辣的氣味，難過的閉住我的呼吸了，女孩子並不離開原地也不抬起眼皮來；不過偶爾地推一推搖車，慢慢地往肩膀上拉那件垂下的汗衫；她的兩隻赤足，動也不動地放在那裏。

『你叫什麼名字？』我詢問她。

『我叫烏麗達。』她一面說着更把愁悶的小臉低下去了。看林人進來了，便坐在橈子上面。他呆了一會說道：『風雨過去了，您若是願意走，我送您出林子去吧。』我站起來了。比留克拿起鎗來，看了看機簧。

『這是作什麼呢？』我問他。

『樹林子裏有人竊盜……在闊卑里的山窪子裏面有人砍樹哩。』

『從這裏就可以聽得見嗎？』

『從院子裏就聽見了。』

我們一同走出去。雨已經住了。遠遠地還飛蕩着沉重的大塊黑雲，有時候還閃爍着長遠的電光；但是在頭上已竟可以看見些深藍色的天空了，星斗隔着稀淡的和飛馳的雲彩，也隱隱地發出光來。雨淋風擺的樹面，便退去昏暗了。我們却仔細地聽着。看林人摘下帽子來，低下頭去了。他忽然伸手指着說道：『喂，你看，他偏今天夜裏來了。』我除去了樹葉子的響聲，什麼也沒有聽見。比留克把馬從棚底下拉出來了。他大聲的說道：『如果這樣，我怕把他放走了。』『我同你去……可以麼？』『可以，——他答應着又把馬牽回去了：——我們趕緊把他捉住，以後我再送您去。咱們走啊。』

我們去了；比留克在前面，我跟隨着他。道路他知道的很熟悉，不過偶爾站住爲是聽一聽斧子砍聲的方向。他切着齒嚙嚙着說道：『看哪，您聽見沒有？聽見沒有？』『在那裏呢？』比留克縮了縮肩頭。我們下到山窪子裏

面，風暫且息了，一陣一陣的砍聲很明瞭地傳到我的耳鼓裏來。比留克看了我一眼便搖了腦袋。我們沿着濕潮的鳳尾草和蕁麻仍是往前進行。沉重和延長的聲音響了……

『倒下了……』比留克說。

在這時候天色更覺清亮；樹林子裏些微的有點光明。後來我們走出山窪子來了。看林人低聲向我說道：『您在這裏等候着。』他彎下腰，把鎗向上舉起，便隱沒在樹棵中間了。我却注意地聽着。隔着平穩的風聲，在遠處隱隱地聽見些微小的聲音：斧子很謹慎地砍在樹枝子上面，車輪響亮，馬聲吃吃……忽然聽見了比留克的鐵嗓喊道：『往那裏跑？站住！』又有一個嗓音很悲哀的，像猴子似的喊叫起來……爭鬪開始了。比留克喘吁着說道：『不行啊，不行！你跑不了。』……我便往喧嘩的那方面奔去，步步跌絆着跑到

厮打的地方。看林人在地上一株砍倒了的樹旁顛跳，他把賊人按在身底下，用搭包倒背手地把他捆上了。我便走過去。比留克站起來，把他放在腿上。我看見這漢子週身淋濕了，衣服鶉結不堪，帶着亂蓬蓬的長鬚。一匹劣馬用破蓆子蓋着半身，套着二輪小車立在那裏。看林人不發一言；那漢子也緘默不語，祇是顫搖着腦袋。我附耳向比留克說道：『放了他吧，我賠償你的樹。』

比留克閉口無言，用左手拉着馬的籠頭，右手提着賊人的帶子。他嚴厲的說道：『喂，轉一轉身，可惡的東西！』——『拾起斧子來吧。』那個漢子說。——『作什麼丟下他呢！』看林人說着把斧子拾起來了。我們起身而去。我跟在後邊……雨又落下來，並且不久便瓢潑似的下來了。我們好容易纔走到家裏。比留克把所獲的馬扔在院子中間，把漢子拉到屋裏，鬆了些搭

包的結扣，放在一邊了。在爐子旁邊眠睡的女孩子，跳起來驚恐的神氣呆呆地看着我們。我坐在橈子上面。看林人說道：

『看呵，雨下的何等大啊，還得等候着。您不想騎一會兒嗎？』

『謝謝。』

『我把他關在堆房屋裏去，爲是您得安靜些，——他指着那漢子又說——可是門鎖頭……』

『放在這裏吧，不要動他。』——我阻住比留克說。

那漢子斜着眼看了看我。我心裏自己想，無論如何也要釋放了這個貧困人。藉着燈籠的光亮，我頗能看清這人的枯瘦和皺紋的面容，下垂黃色的眉毛，神色惶惶的眼睛，羸弱的肢體……女孩子躺在地板上，靠着他的腳旁邊又睡去了。比留克把頭伏在臂上，坐在桌旁。蟲聲唧唧地鳴在牆角……雨

點擊打着房頂，敲在窗櫺上面；我們全寂默不語了。

「佛瑪庫茲米赤，——那個漢子忽然暗啞的嗓音說——喂，佛瑪庫茲米

赤！」

「你作什麼？」

「放了吧。」

比留克並沒有回答。

「放了吧……因為饑餓……放了吧。」

「我知道你們，——看林人厲聲回答——你們這一城鎮都是這樣——遍地的賊盜。」

「放了吧，——那漢子又誠懇地說：——田主的逼迫……破產了，實仕是這樣……放了吧！」

『破產啊！……可是誰也不應當偷盜的。』

『放了吧，佛瑪庫茲米赤……不要殘害。你們的主人，你是曉得的，一定要殺害我。』

比留克轉過臉去了。那漢子週身哆嗦起來，好像染了瘡疾是的。他顫抖着腦袋並且呼吸也不平穩的。

『放了吧，——他又淒慘絕望的樣子重複着說——看在上帝的情面，放了吧！我賠償，這樣好吧，看在上帝的情面啊。看着上帝，因為飢餓……孩子們啼號，你自己曉得的。困苦的實在無法了。』

『但是你究竟別去偷盜啊。』

『那末馬，——那漢子又說——你把馬放了吧……祇有那一匹牲口……放了吧！』

『別人不答應哩。我也不是個自由人：還有人懲罰我呢。寵縱着你們也不能的。』

『放了吧！窮苦呵，佛瑪庫茲米赤，貧苦的逼迫……放了吧！』

『我知道你們啊！』

『那末你放了吧！』

『喂，同你講些什麼；老實坐着，不然我這裏，你知道麼？莫非你沒有看見先生麼？』

那人低下頭去……比留克打了哈勢把頭伏在桌上了。雨還沒有停止。我便等候着，看是究竟怎樣。

那漢子忽然直起身來。他的眼睛像冒出火星一樣，臉也變紅了。他迷縫着眼睛垂着嘴唇說道：『喂，你來，殺吧，你來，殘害吧，你來，來，兇狠

的強盜，你喝耶穌徒的血液吧，喝吧。……」

看林人轉過身去了。

「我向你說呢，你，野蠻人，狠心人，你！」

「你莫非醉了，怎麼罵起人來了！——看林人詫異地說——你莫非瘋了麼？」

「是醉了！……不是用你的錢吧，兇狠的強盜，惡畜牲，惡畜牲，惡畜牲啊！」

「噯呀，你……我把你！……」

「把我怎樣呢？……全是一個死；我沒有馬能往那裏去？殺死吧，一樣的結果；或是餓死，或是這樣死——反正是一樣。你都殘害了吧：媳婦，孩子們——都殺了吧……可是你要等着，我們也有報復你的時候！」

比留克欠起身來了。

「打吧，打吧，」那漢子厲聲喊叫——打，打吧……（女孩子急速地從地上跳起來注視着他）打吧，打吧！」

「住口！」看林人喊着便往前邁了兩步。

「得了，得了，佛瑪，——我喊叫——不要管他……由他去吧。」

「我不能住口，——苦人又說——全是一樣的殺死。強盜啊，惡畜啊，沒有人來謀害你……你等着吧，你也驕美不多久了！將來有人勒你的喉嚨，等着吧！」

比留克揪住他的肩頭……我便奔過去救護那漢子……

「不要動，先生！」看林人向我喊嚷。

我並沒有懼怕他的恫嚇，並且已經把手伸過去了，但是使我異常驚愕的，他把搭包從那人的肘上一轉灣地扯下來，抓起他的後領兒，把帽子給他

扣在眼睛上面，開了門把他推出去了。

『拉着你的馬滾蛋去吧！——他隨後喊叫——你可小心些，以後再來在我這裏……』

他回到屋裏，便在屋角那裏摸索。

『喂，比留克，——我最後說——你使我異常驚訝；我看你是英雄好漢。』

『唉，得了，先生，——比留克愁悶地接着說——不要說了。我不如送您走吧，大概這雨您不必等了……』

在院子裏響亮了那漢子的小車的車輪。

『看啊，他坦坦地走去了！——他嘟囔着說——我把他……』

過了半點鐘以後我同他在林邊辭別了。

第一節著名斯羅俄

高加索的囚俘

托爾斯泰著

一

在高加索地方有一位軍官，名叫智林。有一次家裏給他寄了一封信去，是他的老母親寫給他的：『我已經老了，並且打算在死亡以前，和愛子會一面。你來同我永訣吧，把我葬埋了，以後你再回去服務，但是妻室我已經給你定下了：又聰敏，又美麗，還富有田產。你一定是戀愛的，也許你在完婚以後，就想留在家裏了。』

智林躊躇了許久。其實母親死在朝夕，大概許看不見了，若是去呢，倘或妻室美麗，還可以完婚。他便到長官那裏請了假，和同伴們辭別了，給自己的兵卒們，擺上四桶燒酒作爲餞行，便預備起程了。那時候在高加索正有

戰事發生，無論是白天黑夜，道路上永沒有行人。若是一個人獨行，或是行路離開了炮臺，便被韃靼殺死，或者拉到山裏去。所以定為每星期兩次有護送的軍隊從這炮臺到那炮臺來往。前後都是護衛的軍隊，但是中間是旅客。

這時候正是夏天，清晨在炮臺外邊便聚集了許多輜重車，派出來衛隊，便登程走了。智林騎着馬，他的車和行李全隨在輜重一齊。已經走出二十五俄里來了。但是輜重車走的很慢；有時軍隊停止，或是輜重車上的輪子損折了，或是馬勞乏了，大家全站着等候。

太陽已經過午了，但是輜重車纔走了一半的路程。塵土，熱氣，太陽就像火爐一般，並且沒有地方藏躲。一片荒蕪的野地，道旁並沒有樹和叢棵。

智林走在前面，站住等候那輜重車來到。聽見後面鳴角——又停止了。智林自己想道：『我可以不要軍隊一人獨行麼？我跨下有的是良馬，即或遇見韃

韉，也能逃走，或者是不走呢？」他站住了躊躇許久。忽然向他又跑來一個軍官，騎着馬帶着鎗，名叫克司特林，他說道：「智林，咱們走啊。實在沒有力量了，想吃點什麼。並且又熱，我身上的汗衫都可以擰水了。」但是克司特林人極笨重和肥胖，週身全是赤色，汗液不住的從身上往下流。智林想了一會，便說道：

「鎗裝好彈了麼？」

「裝好了。」

「喂，那末咱們就走啊。不過要約好別走散了。」

他們便沿着道路往前去了。他們走在野地裏，一邊談着話並且往四面瞭望。週圍看着非常的遼遠。剛走出了野地，便見道路進入兩山中間的山峽裏面了。智林說道：

『應當到山上望一望去，不然若是從山裏跳出來，你看不見的。』但是克司特林說道：

『看什麼呀？咱們往前走罷。』智林沒有聽從他。他說道：

『不，你在底下等候着，我看一看去。』

他於是縱馬往左到山上去了。智林的馬是狩獵用的（他用一百盧布買的馬駒子並且自己把他訓練出來的），彷彿支起翅膀似的把他馱上山巖去了。

剛跑出山外邊，一看，在他前面有一箭多遠，站着些乘馬的韃靼，約有三十人左右。他看見便往回跑去，但是韃靼看見他了，也向他奔過來，從背帶上把鎗拿起。智林放足馬力往山巖下邊跑去了，向克司特林喊道：『拿出鎗來呀！』但是自己向馬想念道：『我的娘，跑出去吧，不要絆着足；若是一跌——壞了。我奔到鎗那裏去，就不致被他們擒獲了。』克司特林正在等候，

剛一看見韃靼——便拚命的向炮臺跑去了。用鞭子忽然從這邊忽然從那邊的往馬身上抽打。僅只在灰塵裏面，看見旋轉着馬尾。智林一看——事情壞了。鎗沒有了，一把刺刀是不行的。他勒轉馬頭向軍隊那邊，想要逃走。他看見迎着他跑過來六個。他的馬敏捷，他們的馬還要敏捷，並且是迎面奔來。他便收縮打算轉回，但是馬奔馳的勒不住了，照直的向他們跑去。他看見一個紅鬃的韃靼騎着灰色馬，向他接近了。他嘶叫着，滋着牙，鎗也備好。智林想道：『唉，我曉得你們這可惡的東西：若是捕着活的去，便放在坑裏面，用鞭子拷打。我不要給他們活的……』智林雖然身量不高，但是很勇敢的。他拔出刺刀來，便縱馬直向紅鬃的韃靼奔過去了。他想到：『我或是用馬踏死他，或是用刺刀扎死他。』智林騎着馬還沒有奔到那塊地方，在他身後忽然鳴鎗了，並且擊中在馬的身上。馬用力的倒在地上了，把智林也

跌下來。他想要爬起，但是已經有兩個臭惡的韃靼在他身上壓住，把胳膊給他折往背後。他扯開了，剛把韃靼推在一邊，但是又有三個跳下馬來向他趕上，便用鎗桿往頭上擊打。他的眼睛裏昏迷起來，並且傾倒了。韃靼們捉着他，把他從鞍子上拉下來，拿敷餘的韁繩給他倒背手的捆上了，繫了一個韃靼式的結扣，牽到鞍子的旁邊。帽子也扯下來了，靴子也揪下來了，全搜索了一遍——錢和錶，掏出來，衣服也被撕破了。智林看了看自己的馬。他非常氣憤的，怎樣傾倒的，還那麼的輪着，僅只蹬踢着四足，——可是踏不着實地，頭上一個窟窿，從窟窿裏紫血那樣的湧出，甚至把週圍一尺多寬的塵土全浸濕了。

一個韃靼走向馬的面前，便把鞍子摘了下來，——馬還照舊的蹬踢，他拔出利劍來把脖頸割斷了。從喉嚨裏面嘶響了一聲，戰慄了一會使氣絕了。

韃靼們把鞍鞅摘了下來，生着紅鬚的韃靼騎在馬上，別人便把智林放在他身後的鞍子上面，又爲是他不致跌下來，用皮條把他拴在韃靼的腰帶上，便馱往山裏去了。

智林坐在韃靼的身後邊，搖晃着，頭面撞在韃靼的臭脊背上。他不過看見在他自己面前一個雄壯的韃靼的脊背和強硬的脖頸，剃光的腦瓢從帽子底下透出青色來。智林的頭被打破了，血液流在眼睛上邊。他也不能在馬上正一正身，也不能擦一擦血液。手臂捆的就像折了一般。

他們從這個山到那個山走了許久，渡過了河灘，上了陸穿過了山谷。智林打算記清道路，看是把他帶到那裏去，但是血眼模糊，不能睜開了。天色黑暗起來；又渡過了河，便沿住石山上去，烟氣薰騰，衆犬鳴吠。進到村莊裏面了。韃靼全跳下馬來，集了些韃靼的孩童，圍繞着智林，喧嚷，欣悅，

便拿石塊往他身上撇擲。韃靼趕開孩子們，把智林從馬上抬下來，便喚差役。來了一個僕人，高大的顴骨，穿着一件汗衫。汗衫是全被撕破的，胸前衣襟已經沒有了。韃靼囑咐了他些話。僕人拿了一個腳鐐來；是兩個橡木墩子用兩個鐵環連在一齊的，在一個鐵環上面還有穿釘的鎖頭。把智林的手捆上，帶上腳鐐，並且把他引到草棚那邊，推進裏面便把門鎖上了。智林倒在糞土上面，躺了一會，暗地裏撫摸，那裏柔軟，便在那裏臥下了。

二

智林這一夜差不多沒能眠睡。夜是很短的。看見縫子外邊發亮起來。智林站起來把縫子撥大了些，便往外邊瞭望，從縫子裏看見一條路徑——通到山的底下，在右邊有一間韃靼的茅舍，靠着旁邊有兩株樹。一條黑狗臥在門檻上面，母山羊帶着些羊羔行走，抽動着小尾巴。看見在山底下走着一個青

年的女韃靼，穿着花汗衫繫着繚帶，穿着褲子和長靴，腦袋上蒙着外衣，在頭上頂着一個很大的鉛鐵水壺。走在路上，脊背抽動着，彎曲着，手裏領着一個剃光的，穿着一件汗衫的小孩子。婦人拿着水走進茅舍裏，走出來了昨天那紅髻的韃靼，身穿緞衣，在皮帶上掛着銀劍，赤足穿着一雙酒鞋。腦袋上戴着往後折疊的黑羊皮的頭巾，走出來搖動着身體，自己埋那紅髻。站了一會，吩咐了僕役幾句便去了。

以後有兩個孩子騎着馬到飲馬槽那邊去了。馬的鼻息全是濕的。又跑出來些剃光的孩子們，都穿着一件汗衫，沒穿褲子，集了一羣，走到草棚的前面，拿些草桿便往縫子裏刺探。智林向他們一喊：孩子們嘶叫起來，亂跑去，不過光裸的膝蓋發出光亮來。

但是智林想要喝水，喉嚨裏涸乾了：他很盼望他們來看一看他。忽然聽

見有人開門哩。紅色的韃靴進來了，隨着他後面又有一個黑色的，身量較矮些。眼睛是黑亮的，臉是粉紅色，鬚鬚是短小而剪齊的；面上笑容可掬。黑色人的裝扮更覺鮮麗，絲的衣服上面鑲着綠邊。腰間掛着銀製的長劍；鞋是紅牛皮的，也鑲着銀邊。但是在薄的鞋上還套着一雙厚鞋。帽子是高式的，白羊羔製的。紅色的韃靴走進來了，口裏嘟囔着，確似辱罵，便站在那裏，靠在門框上面，搖動着長劍，彷彿豺狼似的瞪視着智林。但是黑色人很快的，活潑的，好像在盤弦上面是的行走，直走到智林的身前，蹲在地下，嘻嘻笑着便往肩上去拍他，嘴裏時常用自己的話叨念，迷縫着眼睛，用舌頭打着響哨，時時的說道：『好哇烏羅斯，好哇烏羅斯！』智林什麼也沒有聽懂，便說道：『喝水，給點水喝吧。』黑色人笑着說道：『好哇烏羅斯！』他還是用本族的言語交談，智林用手向嘴唇指示着，爲是給他拿些水來。黑色人

明白了，笑了笑，望着門外喊道：『吉那！』

跑來一個女孩子——是很枯瘦的，有十三歲上下，並且面龐類似那黑色人。可以看出來這是他的女兒了。眼睛也是黑而亮的，容貌也極其妍麗。身穿一件藍色的長汗衫，寬袖頭，沒有縵帶。在衣襟上，在胸前和袖頭上，全鑲着紅邊。下邊穿着襯褲和洒鞋，但是鞋底下有很高的後掌兒；脖頸上掛着鍊子，是用俄國半元的銀幣連成的。頭上並沒戴着帽子，黑色的髮辮，辮子上戴着緞花，在緞花上面掛着些金片和一個銀盧布。

父親吩咐了她幾句。她跑去一會又回來了。拿來一個鉛鐵的水壺。把水拿過來便蹲在一邊。彎曲着身體，肩膊比膝蓋還低下去了。坐在那裏瞪着眼睛，看着智林怎樣的喝水，彷彿看牲口一般。智林還給她水壺了。她便顛跳起來，很像一個野山羊。連她的父親全笑了。又遣她往別處去。她拿起水壺

來便跑去了，拿來一塊陳硬的麵包放在圓板上面，便又坐下了，彎曲着身體不住眼的望着。韃靼們走出去，又把門鎖上了。

略過了一會，向智林那裏來了一個僕役，說道：『阿一打，主人，阿一打。』這個人也不懂俄國話。不過智林明白了是讓他往別處去。智林便帶着脚鐐去了，跛癯着不能舉步——脚往旁邊傾斜。智林便隨着僕役走出來。看見一座韃靼的村莊，有十數所房舍，他們的教堂建有高塔。靠着一所房的旁邊有三匹帶鞍韃的馬。孩子們牽着韁繩。那黑色的韃靼從這房裏跳出，用手招呼，爲是智林向他走過去。他自己笑着，時時的用本族的言語談話，並且走進門去了。智林進到房子裏面。屋宇很好，牆是用泥抹平了的。在前面牆下放着彩色的毛墊，沿着牆上掛着些貴重的氈子，在氈子上面放着鎗，手鎗和刺刀，全是銀製的。在牆的那邊有一個鑪子，和地板一般平的。地是泥土

的，很潔淨和水面一樣，在外間屋角放着毯子，毯子上面放着氈子，但是在氈子上面還放着毛的靠枕。在氈子上面坐着些韃靼，便是那黑色人和紅色人還同着三個客人。他們的背後全放着毛絨的靠枕。在面前一塊圓板上面放着黍子麵餅，牛油放在杯子裏，韃靼的啤酒麥酒裝在瓶子裏面。用手餐食，滿手都是牛油。黑色人跳起來了，令把智林放在一旁，不要在氈子上，但是在光地上面；他又坐到氈子上用餅和麥酒讓客。僕役把智林放在一塊地方，自己脫了上面的洒鞋，放在門旁放着別人的洒鞋的地方，便坐在毯子上靠近主人；看着他們怎樣的吃嚼，擦抹着涎沫。

韃靼們吃了餅食，來了一個婦人穿着像女孩子的汗衫和褲子，頭上包着一塊毛巾。她撤去了牛油和餅食，又端上一個很好的木盆和窄口的水壺來。韃靼們洗了手，以後便合着手跪在那裏，往四面吹氣，讀了些禱文。他們用

本族的話談了一會。後來有一個客人向智林轉過來用俄國話說道：「你是被克茲姆格米得獲得了，——他自己指着那紅色人——又把你送給阿都洛姆拉特，——指着那黑色人——阿都洛姆拉特現在是你的主人了。」

智林並沒有發言，阿都洛姆拉特說起來，並且時時的指着智林嬉笑着說道：「烏羅斯的兵，好哇，烏羅斯。」繙譯人說道：「他令你給家裏寫一封信去，爲是給你把贖身費寄來。幾時寄了錢來，就放你出去。」智林想了想說道：「他要多少贖身費呢？」韃靼們商議了一會。繙譯人說道：「他要三千金幣。」智林說道：「不行，我不能拿出這麼多的錢來。」

阿都洛跳起來，搖着手向智林說——他想是他能明白的。繙譯人譯道：「你能給多少呢？」智林想了想說道：「五百盧布。」韃靼們在那裏商議了許久。阿都洛便向紅色人喊叫，那樣的吵嚷，甚至從嘴裏流出涎沫來了。但

是紅色人不過迷縫着眼睛，用舌頭打着響哨。他們全緘默了，繙譯人說道：『五百盧布主人嫌少些。他本人爲你還用了二百盧布呢。他是欠克茲姆格米得的。他用你去還債。三千盧布，少一點不能放你的。你若是不寫，就把你放在深坑裏，用鞭子抽打。』智林想道：『和他們越胆怯，事情越壞。』他便跳起來說道：『你告訴他這狗東西說，若是他打算恫嚇我，那麼一個錢我也不給，也不寫信，我向來是不怕的，就是將來也不怕你們這羣狗東西！』繙譯人轉述過去了，他們又商議起來。說了許久，黑色人跳下來，走到智林的面前說道：『烏羅斯，得是該特，得日該特，烏羅斯！』得日該特按他們的話，便是好漢子。他自己笑着向繙譯人說了幾句，繙譯人說道：『你給一千盧布吧！』智林固執的說道：『五百盧布多一個也不給。若是殺死我，你們什麼也得了去的。』

韃靼們商議了一會，便派僕役往別處去了，他們却看一看智林，看一看門外。僕役回來了，並且在他後面還跟着一個人，肥胖的身體，光着足，身上很破爛的，腿上也帶着腳鐐。

智林噉啞了一聲，——知道這是克司特林。把他也捉住了。把兩人放在一齊，他們便互相的述說起來，但是韃靼們並不出聲，直直的望着。智林把經過的事情述說了一遍；克司特林說的是他的馬勞累了，槍也打不出去，並且那個阿都洛追上把他捉住了。

阿都洛跳起來指住智林說了些什麼，繙譯人繙道，現在兩個人全是一個主人的，誰先給錢，便先放誰出去。他向智林說道：『你看，你總是固執着，你的伙伴多們馴順，他給家裏寫信去了，將來給他寄五千金幣來。以後就要豐美的養贍他，也不毆辱他了。』

智林說道：『無論伙伴怎樣的願意；他也許是富足，但是我不是富足的，我怎麼說的便怎麼辦。你們若是願意——便殺死吧，利益與你們一點沒有，但是五百盧布，再多了我不寫的。』全寂寞了。忽然阿都洛跳起來，拿來一隻箱子，掏出了鋼筆，一塊紙和墨水，遞給智林，拍着他的肩頭說道：『寫吧。』五百盧布他也認可了。智林向繙譯人說道：『可是你告訴他，以後給我們些好食物，有衣服，和靴鞋穿，兩人住在一處，我們可以爽快些，把腳鐐也給摘下來。』他自己看着主人笑。主人也笑。他聽清楚了便說道：『衣服給最好的：又是帽子又是靴子，都是新的。飲食也要極其豐美。他們若是願意住在一處，就讓他們全住在草棚裏面吧。但是腳鐐不能摘去的——那就逃了。夜裏不過可以摘下去。』跳過來，拍着肩頭說道：『你好的，我好的！』智林把信寫好了，但是在信面上，不是那樣寫的，爲是不能寄到。

自己總想道：『我逃得出去的。』把智林和克司特林帶到草棚裏去了，給他拿來些玉米桿草，一壺水，麵包，兩頂舊帽子，兵卒的扯裂的靴子。可見是由殺死的兵丁那裏脫來的。夜間把腳鐐給他們摘下，並且鎖了草棚。

三

智林便同自己的朋友住了整一月的工夫。主人總是笑道：『你，依曼，好的，我，阿都洛也好的。』但是飲食給的很壞——不過給一點黍子麵的硬麵包，烙的薄片，不然便是沒烙熟的生麵。克司特林又給家裏寫了一封信，竟等候着寄給錢來，並且很憂悶的。整天價坐在草棚裏計算着日期，幾時信可以寄來，或者是停滯了。但是智林知道他的信不能寄到的，也沒有寫第二封信。他想到：『母親那裏有這許多錢來贖我呢。她生活的費用，還得我寄給她哩。若是籌集這五百盧布，就得破產了。如果天助——我自己乘機逃走

吧。』

他自己永遠細心查看，試驗，他怎樣的逃出。他沿着村庄行走，吹着響哨，不然便坐着，作些什麼手工，或者用土泥塑些泥人，或者用樹枝編些籃筐。但是智林各種手工都是很專門的本領。有一次他塑了一個泥人，有鼻子，有手，有脚，還穿着韃靼的汗衫，便把泥人放在房頂上面。韃靼的婦女們全取水去了。主人的女兒吉那看見了泥人，便喚來些婦女，把水壺放下，看着憨笑。智林把泥人取下來，送給她們。她們只是笑，不敢拿走。他把泥人放下，走進草棚裏面看着：究竟怎樣？吉那跑過來，彎下腰去，拿起泥人便跑去了。

第二天清晨看見吉那抱着泥人站在門坎上面。把泥人她已經用紅布條裹上了，並且搖搖着彷彿嬰兒一般，自己還自言自語的拍哄着。出來一個老

媼，責罵了她幾句，奪過泥人來，給砸碎了，便派吉那到別處去操作。智林又塑了一個泥人，比先還好，送給吉那了。有一次吉那拿來一個壺，放下了坐在那裏看着他，自己指着壺嘻笑。智林想道：『她爲什麼這樣的喜歡呢？』拿起壺來便喝。他想是水，但是裏面是牛奶。他把牛奶全喝了。他說道：『好哇！』吉那很是喜歡的。『好哇！依曼，好哇！』她跳將起來，拍着手，拿起壺來便跑去了。從此以後她每天悄悄的給他拿些奶來，不然就是韃靼們用羊奶做成濕的奶乾晒在房頂上面，她暗地裏把這些奶乾給他拿來。不然就是主人割的羊肉，她把一塊羊肉放在袖口裏給他拿來。扔下便跑去。有一次下了大雨，瓢潑似的倒了許久。所有的河全漲起來了。凡是有河灘的地方，水都流出三尺許，石頭也漂搖起來。各處河水奔流，澎湃山下。自從這次大雨晴了以後，各處河水漫流在村庄裏面。智林向主人要了一把小刀子，

刮成了一個小軸子和板子，把輪子安上，靠近輪子在兩頭上又配置了兩個泥人。女孩子們給他拿來些碎布；他便把泥人穿扮上了：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把他們弄好了，把輪子放在河裏面。輪子旋轉，泥人蹦跳起來。

闔村全聚集來了：小孩子們，女孩子們，婦人和韃靼都來了，用舌頭打着響哨說道：『喂，烏羅斯，喂，依曼！』阿都洛有一個俄國表壞了。喚過智林來，讓他看，用舌頭打了響哨。智林說道：『拿來，我給你收拾一下。』拿過來，用小刀子拆開，卸散了以後又配好了，還給了他。表照舊走了。主人喜歡了，拿來一件自己的舊衣服來，全破碎了，便送給他了。沒有法子，收下吧；夜裏還可以遮蓋身體。從此以後他的技師的名譽傳播出去了。便有從遠的村莊向他這裏來的，有拿槍或手槍的機子令他收拾的，有拿鐘表的。主人給他拿來些器具：挾剪，鑽錐，和銼鋸。有一次韃靼病了。派人到智林

這裏來說道：『走，你去給他診治吧。』智林並不曉得醫學。去了，看了看想道：『大概他自己會痊癒的。』回到草棚裏取水 and 沙子調合在一處。當着韃靼的面前，向水裏念了咒詞，給他喝了。韃靼徼倖的好了。以後智林也稍懂得他們的語言。有些韃靼們和他熟識了，用着他的時候便喊叫：依曼，依曼，但是有些韃靼們還拿他當牲畜一般的看待。

紅色的韃靼並不喜歡智林。看見他便皺眉並且轉身躲開，或是詈罵。他們那裏還有一個老翁，但是不住在村莊裏，是從山下來的。他到禮拜寺裏祈禱的時候，智林看見他了。他身量不高，在他帽子上蒙着一塊白手巾。鬚鬚都是剪齊的，雪白的好像氈毛一樣。臉是皺紋的和紅色的，類似磚面。鼻子是灣鈎的，好像鷓鷹一般。眼睛是灰色的，兇惡的。牙全掉了，只剩下兩個獠牙。行路永遠戴着自己的纏頭布，拄着拐杖，却像豺狼似的往四圍顧盼。

他才看見智林，便哼呼着躲去。

有一次智林往山底下去，爲是看一看老翁在那裏居住。走在道旁看見一個小花園子，墻垣都是石築的：在花園的牆裏邊有些櫻桃杏樹和一間平頂的房舍。他走到附近看見些稻草編成的蜂房，並且蜜蜂也來往的飛鳴。老翁跪在蜂房那邊操作哩。智林站在高處望着，腳鐐響了。老翁回頭一看——嘶叫了一聲；從帶子上拿出手槍來便照智林打去。幾乎擊進石頭裏面。老翁便到主人那裏告訴去了。主人把智林喚過來笑着問道：『你作什麼走到老翁那裏去了？』他說道：『我向他並沒有什麼歹意。我不過打算看一看他的起居如何。』主人便轉述過去。但是老翁還是忿恨，咆哮，嘴裏叨念着，伸出了自己的獠牙向智林搖着手。智林沒有全明白，但是明白是老翁令主人殺死俄國人，不要把他們留在村裏。老翁走了。智林便問主人：這個老翁是誰。主人

說道：『這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先是第一個好漢，殺了許多俄國人，並且很富足的。他會有三個媳婦八個兒子，全住在一個村庄裏面。來了些俄國人，掠了村庄，把七個兒子殺死了。只剩了一個兒子，並且歸降了俄國人。老翁走去，自己也歸順了俄國。在那裏住了三個月，尋獲了自己的兒子，殺死他便逃走了。從此以後他便不事戰鬥，到米克(Mekka)奉教去了，所以他有纏頭布。因為誰曾到米克去過，便叫做哈德日，並且應戴上纏頭布。他是最不喜歡你的。他令我殺死你；但是我不能殺的。我爲你用了許多錢，並且我很戀愛你，不要說我殺死你，若是你不應允，就是放你走去我都不肯的。』

嘻笑着，自己用俄國話說道：『依曼，你好的，——我阿都洛好的。』

四

智林這樣住了一個月的功夫。白天在村庄裏閒走或是操作，但是一到夜

間，村裏寂靜了，他便自己在草棚裏掘挖。隔着石頭很難挖的，但是他用鐵鏟磨蹭，不久在牆底下便穿透了一個洞，正好爬出去的。他想到：『不過要好好查看道路，往那一方跑去。並且韃靼們誰也不肯告訴的。』于是他乘主人走出之後，過了午飯便到村庄裏面，走到山上，打算從那裏看一看方向。但是主人走了以後，他吩咐孩子去監視智林，不要離開眼色。孩子追着智林喊道：『別走！父親不答應的。我要喚人了！』智林便向他講解。他說道：『我不往遠方去，就到那山上面：我尋些草來，好給你們醫治。隨我來吧，我帶着腳鐐不能跑的。我明天還給你們做些弓和箭。』向孩子講好他們便去了。看那山並不遠，但是帶着腳鐐很艱難的；走着，走着，好不容易才走到了。智林坐下，便往四處瞭望。每到正午在草棚後的山谷裏，馬羣來往，別的村庄在低處可以看見。村庄那邊又是山，更顯壁直；在那個山後又是

山。兩山的中間，便是樹林子黑暗起來，那邊還是些山，都參差的重疊上去。但是最高的還有些白色似糖一般的山立在雪的下面。有一座雪山較別的山峯都高，矗立在那裏。在日出日沒的地方，全是這樣的山嶺；僅只有些村庄隱隱的在山峽裏面。他想到：『啊，這都是他們的地界。』他便往俄國地方去瞭望；在脚底下是小河和自己的村庄，周圍都是花園子。在河岸上看見些婦人，好像小泥人一般，在那裏洗滌。在村庄那邊較低些有一座山，過去還有兩座山，順着山上都是樹林；在兩山中間看見一塊平場，但是在這平場上面遠遠的確見烟影迷隱。智林便回憶在炮台居住的時候，太陽在那裏出來，在那裏落下。可以看出，在那個山谷裏，一定是俄國的砲台了。在兩山的中間，便應當往那裏逃走。

太陽漸漸的沈落了。雪山由白色粉紅起來，在黑色的山上也昏暗了；從

山谷裏雲氣升起，那個大概是俄國炮台的山谷，也因夕陽的照耀，火一般的紅起來了。智林便往那裏眺望——在山谷裏面晃忽的有些什麼，確是烟從烟囪裏冒出。他想這一定是俄國的砲台了。天色已經傍晚。聽見牧師喊叫起來。趕回牧羣的衆牛鳴吼。孩子總是叫道：『咱們回去吧。』但是智林不願意走的。

他們回家去了。智林想道：『喂，現在地方我知道了，應當逃走吧。』

他打算在這夜間便逃走。正是月蝕，夜色非常的冥暗。不幸到晚上韃靼們也回來了。每日他們回來——趕着牧羣並且回來很喜歡的。但是這一次什麼也沒有趕來，只是在鞍子上馱着一個死韃靼，紅色人的兄弟。都忿忿的來了，聚在一齊葬埋他。智林也走出來看望。用白布把尸首纏上，並沒有棺材，拉到村外樹底下，放在草上面。牧師來了，聚來了些老人，都用手巾蒙着帽

子，脫了靴子。一齊的跪在尸首的面前。

前面是牧師，後面是三個老人包着纏頭布在一起；在他們的後面，還有些韃靼們。全坐下了，低着頭並不發聲。寂寞了許久。牧師抬起頭來說道：『阿拉（卽上帝）！』說了這一句又低下頭去了，並且寂寞了許久；坐在那裏，動也不動。牧師又抬起頭來。大家全說道：『阿拉！阿拉！』又鎮靜了。尸首放在草上面並不動顫。他們坐着好像死的一般。連一個動轉的都沒有。僅只聽見在樹上的葉子因風擺搖。以後牧師讀了禱文，大家全站起來，把死人舉在臂上，便抬去了。抬到坑的旁邊；坑挖的並不是尋常的樣式，是挖在地裏邊的，好像地窖一樣。抓着死尸的腋下和腿的下面，把他扶起，彎曲過來，慢慢的放下去了，跌坐着推到洞裏邊，把他的手放在腹下。僕役拿來一塊綠毡子來，用毡子把坑蓋上，他們迅速的用土埋上了，填平了，在死

尸的頭上放下一塊石碑。把土踏實了，又一齊坐在墳墓的前面。許久的寂靜了。『阿拉，阿拉！』大家歎息了一聲便站起來。紅色的韃靼分給了老人們幾個錢，以後站起來拿起鞭子向自己的額上抽了三下，便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智林看見紅色人拉着馬走到村外去。後面還跟着三個韃靼。他們走到村外邊，紅色人把衣服脫下，捲起袖子，露出強健的手來，拔出了長劍，在石頭上磨起來。韃靼們把馬首向上掀起，赤色人走過來，把喉嚨割斷了，把馬放躺下，便去剝皮，用兩手撕裂。來了些婦人們，女孩子們去洗那腸子和臟腑。以後把馬割碎了，並且拉在家裏。

闔村的人都到赤色人這裏追悼亡人。三天吃了些馬肉，啤酒也喝了，亡人弔祭了。所有的韃靼全留在家裏。到第四天都聚往別處赴宴去了。拉了馬來，收拾了一番，走了十幾個人，赤色人也去了。只是阿都洛留在家裏。月

亮才升出來，夜色還是昏暗的。智林想道：『喂，現在應當逃了。』便告訴了克司特林。但是克司特林非常胆怯的。

『怎麼跑呢？我們連道路都不認識。』

『我認識道路的。』

『並且一夜的工夫也走不到呀。』

『若是走不到，我們在樹林子裏棲宿。我這裏帶着餅乾呢。你還要等什麼呢？寄了錢來固然是好，可是也許他們湊不出來呢。但是鞭靽們忿恨俄國人把他們殺死了。他們那裏商議，打算害死我們。』克司特林想了又想。以後說道：

『唉，咱們走啊！』

五

智林爬到洞裏，又往寬些挖了，爲是克司特林可鑽過去；他們坐在那裏，等候着村莊裏寂靜。村莊裏人聲方才鎮靜了，智林便爬到牆底下，鑽出去了。向克司特林低聲說道：『鑽出來呀。』克司特林鑽出去，腳撞在石頭上響了。但是主人的守夜的是一條花狗，非常的利害；名叫烏亮申。智林預先喂過他了。烏亮申聽見了便狂吠着奔過來，在他後面還跟着一羣別的狗。智林悄悄的打了響哨，扔過了一塊餅乾去，烏亮申知道是他，便搖着尾巴不叫了。主人聽見了，便在屋裏叱道：『啾，啾，烏亮申。』智林便搔烏亮申的耳朵。狗也不發聲了，去嗅他的腳，尾巴不住的搖着。他們坐在牆角下邊。全寂靜下去了，只是聽見綿羊在圈裏哀鳴，下面水流在石頭上面的聲音。非常的黑暗，星辰高高的羅列在天上；在山峯上面，新的月光粉紅了，似犄角一般的仰着。霧氣佈滿山谷，像奶汁是的發白起來。

智林站起來向同伴說道：『喂，咱們走吧！』他們便動身了；剛要走開，聽見牧師在房頂上歌道：『阿拉別司米拉！衣利拉河滿！』便是衆人到禮拜寺裏走去。他們又坐下了，藏在牆下邊。坐了許多，等候着衆人走過去。又寂靜了。『喂，走啊！』他們向自己畫了十字，便去了。走過了院落，往山崖下邊河岸上來，渡過了河，走在山谷裏面。在下邊濃霧密佈，頭上星辰燦爛。智林用星辰作個標準，看是應當往那一方走去。在霧裏很是涼爽，容易行走，不過足下邊的靴子不很伶便的，常常的傾斜。智林脫下來，扔下便赤足行走。從這塊石頭上跳在那塊石頭上，並且還要望着星辰。克司特林漸漸落後了。他說道：『慢些走：討厭的靴子把腳磨壞了。』『你把他脫了，便容易走了。』克司特林便赤足行走——更糟了：石頭上把腳全扎破了，還是落在後面。智林向他說道：『腳刺破了，還不很要緊，若是追上，

便殺死，更壞了。』克司特林並不發一語，一邊走着，一邊歎息。他們悄悄的走了許久。忽然聽見右邊衆犬狂吠。智林站住了，周圍看了一看，便用手撫摸着，爬上山去。他說道：『噯呀！我們走錯路了，往右邊奔來了。那裏是一座別的村莊，我從山下看見了；回去往左邊來吧，那邊的樹林子大概就是了。』但是克司特林說道：『略微的等一等，讓我歇息一會吧：我的脚上面都流滿血了。』『唉，這還不要緊，你跳着走就容易了。是不是啊！』智林向右邊往回跑去，進了山和樹林。克司特林落在後面並且呻吟着。智林叫着，自己還是往前走。他們走到山上了。那裏果然有樹林子。他們便進到樹林子裏面，荆棘把衣服全撕破了。在樹林子裏他們順着小路行走。『站住吧！』忽然道旁聽見蹄子的聲音。他們停住了便聽着。好像馬蹄行走，也站住了。他們方要動身，那邊又響了。他們站住了，那邊也停住了。智林爬

着，往道旁亮處看望——有一個東西在那裏站着：說馬不是馬，並且在馬上還有一個怪物，又不像人。聽見打着響鼻。『這是什麼怪物！』智林悄悄的吹了一聲響哨——就見從道旁奔入樹林子裏去了，並且在樹林子裏面簌簌的鳴響，確似狂風奔馳，折斷樹枝是的。克司特林嚇唬下了。但是智林笑着說道：『這是鹿。你聽他的犄角把樹枝子折斷了。我們怕他，他怕我們。』

他們往前走了。熱氣漸漸的下去，離清晨不遠了。但是他們是應當往那邊去不是——他們不知道的。智林想是從這條路把他捉了來的，並且離自己地方還有十俄里左右，但是確實的標準又沒有，並且夜間不能分析。他們走到平田了。克司特林坐下了說道：

『隨你的便吧，我是不能走了：我的腿邁不開了。』智林便勸導他。他說道：

『不，走不了，不能走了。』智林氣憤了便唾罵他：

『那末我一人走了，再會吧！』克司特林起來也走了。他們行了四俄里左右。在樹林子裏面霧更濃密了，在面前什麼也看不見，並且星象也勉強的發出光來。忽然聽見前面馬行的聲音，可以聽出是馬掌滑在石頭上面的聲音。智林伏下順地面聽着。『果然是騎馬的向我們這裏來了。』他們便跑到路下邊，坐在樹棵叢中等候。智林爬在道旁，看見過來一個騎馬的韃靼，趕着一隻牛，嘴裏還叨念着。韃靼過去了，智林回來向克司特林說道：『喂，過去了；起來吧，咱們走啊。』克司特林才站起來又倒下了。『不行，老天爺，不行，我實在沒有力量了。』這個人極笨重而肥胖，週身汗液淋漓；並且在樹林子裏被冷霧浸透了，脚也刺破——他不能動顫了。智林使用力的把他扶起。克司特林喊道：『噯喲，疼啊！』智林也嚇呆了。『你喊什麼？韃

鞞離的很近聽得見的。』但是自己想道：『他實在是勞乏了；我把他怎樣呢？撇棄了朋友那是不當的。』他向他說道：『喂，站起來，你伏在我的肩上，你既是不能走了，我背着你。』智林把他馱在身上，用手拖着他的兩腿，上了路便去了。他說道：『不過你不要用手勒住我的喉嚨。揪住了肩頭。』

智林非常的難過；脚也流滿了血液，並且困憊了。灣着腰，往上顛，爲是克司特林在他身上坐高些，馱在道路上面。鞞鞞一定是聽見克司特林喊叫了。智林聽見從後面有人來了，用自己的語言喊嚷着。智林便跑進樹樑裏面。鞞鞞掏出鎗來擊射——沒有射中，自己却嘶叫着，便順着道路跑去了。

智林說道：『喂，糟了！他這狗東西一定是去集些鞞鞞來尋找我們。我們若是不走出三里路去，——糟了。』但是自己想着克司特林道：『我何以帶這

樣一個贅疣出來呢。若是一個人我早走了。」克司特林說道：「你一人去吧，你何必因為我遭禍呢？」『不，捨棄朋友是不中用的。』又把他背起來了。他走過了一俄里許。四面全是樹林子，尋不得出路來。但是霧氣渙散起來，好像雲彩降下一般——已經看不見星辰了。智林非常的勞累了，路旁有一個小水池，是用石頭作成的，站住了，便把克司特林放在那裏，他說道：『歇息一會吧，喝些水，我們吃點餅乾，大概已經不遠了。』

剛要俯身飲水，便聽見後面響了。他們又往石邊奔往山崖下面的樹棵子裏，便躺下了。聽見人聲嘈雜，韃靼們都站在他們從那條路轉回的地方。談了一會，以後便啾了一聲把狗放出來了。聽見樹棵子裏面簌簌的響，向他們照直的來了一條生狗。站在那裏狂叫。來了些韃靼們——也是面生的；捉住他們，縛好了，放在馬上便拉走了。韃靼們走出了三俄里，主人阿都洛帶着

兩個韃靼來迎接他們；同韃靼們談了些話，便挪在自己的馬上，拉回村莊裏去了。阿都洛已經不笑了，也不同他們說一句話。

天色曉了，拉到村莊裏，把他們放在街上。跑來些孩子們。嘶叫着用石塊和鞭子來抽打他們。聚集了些韃靼圍繞着，並且老翁也從山底下來了。他們便叙談起來。智林聽着他們怎樣的評論，並且怎樣的處置他們。有些人說道：『應當把他們禁在較遠的山裏去。』但是老翁說道：『應當殺死。』阿都洛爭論道：『我爲他們費去了許多錢，我還要得他們的贖身費呢。』老翁說道：『他們一文錢也不花的，不過作些禍患罷了。並且飼養着俄國人有罪過啊。殺死——是當然的。』

全散去了。主人走到智林的面前說道：『若是不給我寄來你們的贖身費，我過兩星期以後便把你們鎖起來。若是你還想逃走，我把你像狗一般的

殺死。寫一封信，好好的寫吧！」給他們拿了些紙來，他們把信寫了。又給他們釘上腳鐐，拉到清真寺裏面。那裏有一個五尺來深的坑——便把他們放在這坑裏了。

六

他們的生活簡直的惡劣了。腳鐐並不給摘下來，也不許自由出入。扔給他們些半熟的麵包，好像狗一樣，並且放下一壺水去。坑裏面又鬱悶又潮濕。克司特林完全的病了，臃腫了，週身疼痛起來，常常的呻吟或是眠睡。智林看見事情壞了，便憂愁起來，並且不曉得怎樣的脫逃纔好。他又挖創起來，但是在地下沒有地方奔逃；主人看見便拿殺害來恫嚇。有一次他蹲在坑裏，思想自由的生活，他非常的憂悶。忽然直向他的膝蓋上落下一塊餅乾來，又是一塊，並且櫻桃也撒下來了。往上一看，那裏是吉那。她看了看他

便笑着跑了。智林想道：『吉那也許能援助麼？』他把坑裏打掃了，挖了些泥，便塑成玩品。做成人，馬，狗；他想道：『吉那來了，我便扔給她。』不過第二天沒有看見吉那。但是智林聽見馬走的聲音，來了些韃靼。聚集在清真寺裏，他們爭吵，喧嘩，並且論起俄國人來了。還聽見有老翁的嘆音。他雖然分析不很清楚，但是猜測着一定是俄國人來在附近了，韃靼們懼怕他們進到村莊裏面，也不曉得怎樣的處置囚俘。談論了一會便走去了。忽然聽見上面簌簌的響。一看是吉那蹲在那裏，膝蓋高過頭上了，懸掛着銀錢，搖在坑的上面，兩個小眼睛閃灼着像星象一般。從袖子裏掏出兩塊濕餅乾來，便扔給他了。智林拾起來說道：『爲什麼你許久沒有來呢？我給你做了些玩物。拿去吧！』便扔給她一個。但是她搖着腦袋不看。她說道：『我不要。』默默的坐下了，又說道：『依曼，他們打算殺你呢。』她自己却用手指着膝

頸。『誰打算殺呢？』『父親，老人們令他殺的。但是我很憐惜你。』智林說道：『你若是憐惜我，那麼你給我拿一根長竿子來吧。』她搖着腦袋不允許。他便合掌央求她道：『吉那，勞駕！吉那，拿來吧！』她說道：『不行，全在家裏呢，他們看得見的。』便走去了。智林晚上坐在那裏想道：『怎麼辦呢？』時時的向上看着。星辰現出了，月亮還沒有升起。牧師喊叫過去；全平靜了。智林已經快睡去了，他想到：『女孩子膽怯的。』忽然在頭上墜下土來；往上看見在坑的那邊一根長竿子戳着，慢慢的下到坑裏來。智林喜歡了，用手拿起來，放下了——是一根堅固竿子。他從先在主人的房頂上便看見過這根竿子。往上看：星象高高的在天上燦爛的照着，在坑上面像貓一般的吉那的眼睛，在昏暗地裏閃灼。她彎下腰去，臉向坑邊低聲說道：『依曼！依曼！』自己却在面前搖着兩隻手，爲是鎮靜些。智林說道：

『什麼？』『全走了，家裏只剩下兩個人。』智林便說道：『喂，克司特林，咱們走吧，再冒這末次的危險，我負着你。』克司特林聽見並不樂意。他說道：『不，我大概從這裏出不去了。我連動轉的力量全沒有了，遂往那裏去呢？』『咳，你原恕我，再會吧。』他向克司特林接了吻。他抓着竿子，令吉那揪住便往上爬去。但是脚镣妨礙着，墜下兩次來。克司特林托着他，勉强的上來了。吉那盡力用手扯住他的汗衫，自己也笑了。智林拿起竿子來說道：『吉那，拿回原地去吧，不然他們知道了，必打你的。』她把竿子拉走了，但是智林便往山下走去。下了山崖，拾起一塊尖石頭，去砸那脚镣和鎖。但是鎖非常的堅固，無論怎樣砸不下去，並且很不靈便的。聽見從山上跑下一人，輕輕的跳來。他想到：『一定是吉那。』吉那跑來拿起石頭說道：『來，我砸。』蹲在那裏便砸起來。但是小手像樹枝一般的細，一點

力量沒有。扔下石頭便哭了。智林又砸起鎖來，吉那蹲在旁邊，扯着他的肩頭。智林回頭看見左邊山上火光紅起來，月亮將升了。他想到：『唉，在月出以前應當穿過山谷趕到林子那裏。』站起來把石頭扔下。雖然帶着腳鐐，但是也該走了。他說道：『再會吧！吉那。我一生不能忘你的。』吉那揪住了他，用手在他身上撫摸，爲是尋找往那裏給他裝下餅乾去。他拿過餅乾來說道：『謝謝，聰明人。沒有我誰還給你做泥人呢？』便撫在她的頭上。吉那哭了，用手掩着面跑上山去，好像小綿羊一般的顛跳。不過在昏暗地裏聽見銀錢兒在她的辮子和背上叮噹的響亮。

智林畫了十字，用手掀起腳鐐上的鎖來，爲是不致發響，便順着道路走去：腿也傾斜起來，但是自己總看着那月亮升出的地方的紅光。道路他是曉得了。照直的走了八俄里左右。不過走到樹林子那邊的時候，月亮還沒有完

全出來呢。他渡過了河，——山後面已經發亮了。進了山谷，一面走着，自己往四面瞭望；還沒有看見月亮呢。紅光已經發亮了，在山谷的那一邊漸漸的光亮起來。陰影往山下蠕行，永遠向他接近。智林行在路上帶着陰影。他急速的走，但是月亮也更快的騰出；在右邊已經發光了。他走到樹林子前面，月亮便從山後湧出，白亮的完全和白晝一樣。樹上的葉子都可以看清了。山上又寂靜又光明，直似打掃了一番是的。只是聽見下面河裏的水聲潺潺罷了。

走到樹林子前面——誰也沒有遇見。智林在林子裏尋了一個地方，較覺昏暗些，便坐下歇息。休息了一會，餅乾也吃了。找了一塊石頭，又去砸那腳鐐。手全砸破了，也沒有把他砸掉。站起來又沿路走去。走了一里地，已經精竭力盡了——腿也疼痛起來。走了十步便站住了。他想到：『沒有法

子，略微有些力量，也要支持着走。若是坐下便起不來了。到砲台我便走不到了，如果天亮，我便騎在林子裏棲宿，夜間再走。」他行了一整夜，不過遇見了兩個騎馬的韃靼。但是智林遠遠的聽見了，便藏在樹後面。月亮已經發白起來，露水降下，離晨曉是不遠了，但是智林還沒有走出林邊。他想要道：「唉，再走三十步，便進入林子裏坐下去。」三十步走過，看見樹林盡處。出了林邊，十分的亮了；在他面前好像在手掌上是一片曠野和砲台；往左邊在山底下火光靜悄悄的，忽明忽暗，隱隱的煙影，衆人坐在火把的旁邊。往那邊一望看見槍刀閃爍，是哥薩克兵卒。智林喜歡了。盡力的奔馳，往山下去了。自己想到：「上帝助我到安靜的地方去吧，若是騎馬的韃靼看見，雖很近也跑不了。」他正想着，一看在左邊一個山岡上，有兩箭多遠，站着三個韃靼。看見他便向他奔來。他的心幾乎嚇碎了。搖着手盡力的喊

道：『兄弟們，搭救啊！……兄弟們！……』他們聽見了。跳起來些騎馬的哥薩克兵，迎着韃靼們，奔着他來了。哥薩克遠，韃靼較近。智林便拚命的奔馳，用手掀起腳鐐來向哥薩克跑去，自己也迷惑了，不住的喊道：『兄弟們！兄弟們！兄弟們！……』哥薩克有十五個人，韃靼們嚇了一驚，沒有趕到便站住了。智林便向哥薩克們奔去。

哥薩克圍住他，便問他是誰，是什麼樣的人，從那裏來？但是智林自己也迷眩了，只是哭着說道：『兄弟們啊！兄弟們啊！』兵卒們跑出來，把智林圍上了——有給他拿來麵包的，有拿粥的，有拿燒酒的；有給他穿上外套的，有給他砸下腳鐐的。軍官們曉得他了，便帶往砲台上面，兵士全喜悅了，同伴們都聚在智林這裏，智林把已往的事，述說了一遍，又說道：『我若是回到家去，完婚了！不行，可以看出我沒有這命運的。』他于是仍繼續

在高加索供職。克司特林過一月後用五千盧布贖出來。勉強的活着救出來了。

上帝的公正

托爾斯泰著

在夫拉基米爾城裏會住着一個年少的商人昂謝諾夫。他有兩個店鋪和一所房子。昂謝諾夫是飄灑而美麗的，歡娛而好歌唱的人。他從幼稚時代便嗜酒成癖，喝醉了——便顛狂起來，但是到完婚之後，纔把酒丟開，不過偶爾飲一些罷了。

有一次夏天昂謝諾夫要往尼日尼的市集上去。在他同自己的家屬辭別的時候，他的妻向他說道：

『依曼米立維赤，你不要現在去，我夜間很不祥地夢見你了。』

昂謝諾夫笑了說道：

『你總是害怕，以為我在市上亂逛麼？』他的妻說道：

『我自己也不曉得我怕什麼，但是很不利地夢見了——見你彷彿從城裏走來，摘下帽子，我一看：你的頭上全變成了白色。』昂謝諾夫笑了：

『喂，這是大吉之兆。你看，我怎樣地獲得大利，並且運回許多的貴重物品來。』

于是他辭別了家屬起程去了。

在半路上他同一個相識的商人同行，並且在一處寄宿。他們飲完了茶水，便往相連的兩間屋裏安眠去了。昂謝諾夫不喜歡長時間的眠睡；他在半夜便醒了，並且爲是行路涼爽些，喚醒了車夫命他備好車輛。以後自己走到櫃房裏，同主人算清了帳目便起程去了。

行出四十里以外他又停住用飯，在店坊的廊簷下邊休憩了一會，走出階臺上面去用飯，並且令僕人備好一隻火壺；取出七弦琴便彈了起來。忽然向

店坊趕來一輛三套馬車帶着鈴鐺，從車裏走出來一個長官，隨着兩名兵丁，走到昂謝諾夫的面前問道：『你是誰？從那裏來？』昂謝諾夫把所經過的述說了一遍，並且說道：『不一同喝一杯茶麼？』但是長官仍然不住地詢問：『昨天夜裏你曾在何處投宿？自己一人還是同着商人？今天早晨曾看見商人沒有？何以很早起離開店坊呢？』昂謝諾夫非常驚訝，作什麼這樣詳細地詢問他呢；把以前的事述說完了並且說道：『你們何以這樣地訊問我呢？我不是賊，也不是強盜，不過料理自己的事務罷了，沒有可問訊的。』

那時候長官喚過來兵丁說道：

『我是縣長，我詢問你，因為昨天同你寄宿的商人已經被戮。你拿出行李來，你們把他搜查搜查。』

他們進入屋裏，取下箱籠囊袋，尋找起來。忽然縣長從袋內掏出一把刀

子來，並且喊叫：『這是誰的刀子？』

昂謝諾夫一看——見帶血的刀子從他的口袋裏找出來，便驚慌了。

『爲什麼刀上帶着血跡？』昂謝諾夫打算回答，但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我不曉得……我……刀子……我……不是我的。』那時候縣長說道：

『清晨被殺的商人在被衾裏發見了，除去你之外誰也不能作出這事來。

屋門是從裏面鎖着的，但是在屋裏除去你沒有旁人。現在血刀又在你的口袋裏面，並且按照面上的神色也可以看出來。說吧，你怎樣地殺害了他並且劫取了若干錢財？』

昂謝諾夫發誓地說，此事不是他作的，並且從同他喝過茶以後，便沒有看見他，錢財不過是自己的八千圓，但是刀子不是他的。他的嗓音也顫了，

臉上發白起來，週身嚇的亂抖，好像罪人一樣。

縣長喚來兵丁，令把他綁好裝在車上。當把他捆着兩腿扔在車上的時候，昂謝諾夫不禁地哭了。把昂謝諾夫的物件和錢財都奪去了，把他送到附近城內的監獄裏面。派人到夫拉基米爾城去訪問昂謝諾夫的爲人。夫拉基米爾城的商人和居民都證明昂謝諾夫自幼好飲好逛，但是良善的人。於是便開始審判他。判他爲謀害商人，劫取錢財兩萬圓。

妻憂慮他的丈夫不知如何設法。她的孩子們都很小，一個還在襁褓之中哩。她把孩子們帶在身旁，便往丈夫監禁在監獄的城裏去了。以先並沒有放她進去，後來她請求了長官，纔把她領到丈夫的面前。她看見他穿着囚犯的衣服，帶着鎖鍊，同強盜們住在一處，便倒在地上了，許久沒有甦醒過來。以後把孩子們放在左右，自己坐在他的身旁，便向他述說家庭的景況，並且

問他經過的情形。他一一地向她敘述了。她說道：

『現在應該怎麼辦呢？』他說道：

『應當上呈國王。總不應刑及無辜。』

他的妻說已經上呈國王，但是沒有遞到。昂謝諾夫沒有發言，只是垂下頭去了。于是他的妻說道：

『你記得麼，我以前夢見你頭上頰白了，可見並非虛言。你實在是愁悶得蒼白了。那時候你何必走出呢。』她於是用手整理他的頭髮又說道：

『依曼，親愛的人呵，你向你的妻說實話吧，不是你作的這事麼？』

昂謝諾夫說道：『便是你也這樣地猜測我啊！』他用手撫在面上便哭起來了。以後禁卒來了，說他的妻同孩子們應該退出。此時昂謝諾夫和他的家屬第末次告辭了。

他的妻走了以後，昂謝諾夫追想他們所說的言語。他想起妻也是如此的問他，是不是他殺死的商人。他便向自己說道：『可見，除去上帝，無人曉得公理，只是應當去祈禱他，並且等候他的恩澤罷了。』從此以後昂謝諾夫也不再上呈文，也不希望赦免，只是去祈禱上帝。

將昂謝諾夫判處笞刑並且發往牢獄裏工作。他們就如此的執行了。他受過鞭刑之後，被打的傷痕也漸漸地痊愈，便把他和別的犯人驅到西伯利亞地方去了。

在西伯利亞的牢獄裏昂謝諾夫住了二十六年。他的頭髮漸漸地像雪一般的白了，又生出了長而白的鬚鬚。他的歡娛也丟去了。他彎曲腰背走路很慢，說話很少，永遠沒有展開笑顏，不過時常地祈禱上帝。

昂謝諾夫在監獄裏學會了縫鞋，把所得的工資買了些聖經，在監獄裏有

光亮的時候便誦讀起來。每逢佳節的時期，他便到監獄的教堂裏去祈禱歌詩；他的嗓音還很佳哩。長官喜悅昂謝諾夫的誠樸，但是獄裏的同伴也很尊崇他，並且稱他爲『老前輩』和『慈善人』。在監獄裏有了請求的事情的時候，同伴派他去見長官；犯人之中如果有了爭吵的事情，他們也永遠聽從他的排解。

從昂謝諾夫的家裏，誰也沒有給他寄去一封信，他也不曉得他的妻和孩子們還生在世上沒有。

有一次往監獄裏又解去了些新犯人。在晚間舊犯人把新的圍在一處，詢問他們從何城何村裏來的，並且犯了什麼罪。昂謝諾夫也坐在新犯人旁邊的牀上，垂着首靜聽他們如何地講說。

在新犯人之中有一個高大的，強健的老翁，年紀有六十來歲，長着些剪

齊的鬚鬚。他述說因為什麼把他捉捕了。他說道：

『唉，弟兄們，我並非因為什麼解到這裏來。我在車店那裏把馬從車上解下來。捉住了，他們說是偷的。但是我說：我只是打算快些趕到，所以把馬放開，並且車夫同我還是朋友。我說的很有次序。他們說，不是，偷的。但是他們，不曉得究竟偷盜了什麼並且是在何處偷的。此事早已應當送到這裏來，只是他們不能證實，但是現在竟不按照法律把我逐在這裏了。我在西伯利亞曾住過，不過沒有久留……』

『你由何處來的？』一個犯人詢問。

『我們是由夫拉基米爾城來的。名叫馬克樂，姓謝米諾夫。』

昂謝諾夫擡起頭來問道：

『喂，謝米諾夫，你聽說夫拉基米爾城裏的商人昂謝諾夫的家屬麼？他

們還在世嗎？」

「怎麼沒有聽說呢！富足的商人，父親白白地流在西伯利亞。可見也同我們這樣罪人一樣。但是你，老兄，因為什麼事體呢？」

昂謝諾夫不願說起自己的事情來，只是歎息了說道：

「我因為自己的罪惡纔監禁了二十六年。」馬克樂謝米諾夫說道：

「但是究竟因為什麼罪惡呢？」

昂謝諾夫說道：「當然是，應該受此等刑罰。」往下他便不願意再說了，但是別個監禁的伴侶們告訴新犯人，昂謝諾夫如何來到西伯利亞。他們述說他在路上如何有人殺死商人，把刀放在他的袋裏，因此他們如何糊裏糊塗地把他判決了。馬克樂謝米諾夫聽說這話，便看了看昂謝諾夫用手拍着兩

膝說道：

「喂，奇怪啊！奇怪啊！你也這樣的老了，老兄！」

于是大家便問他驚訝什麼，並且在那裏看見過昂謝諾夫，但是馬克樂謝米諾夫並沒有回答，只是說道：

「奇怪，弟兄們，彷彿在那裏會過是的！」

這幾句話提醒了昂謝諾夫，或者他曉得是誰殺害了商人。他便說道：

「謝米諾夫，或是你從前聽說過此事，或是你從前看見過我呢？」

「怎麼沒聽說過呢！世上喧傳遍了。但是此事已經很久：所聽來的，都忘却了。」馬克樂謝米諾夫說。

「也許是，你聽說了，是誰殺死了商人？」昂謝諾夫詢問。

馬克樂謝米諾夫笑了說：

「是的，我想從誰的口袋裏搜出刀子來，便是誰殺的。如果誰把刀放在

你的袋裏，但是捉不着——不算賊。可是誰能往你的口袋裏放刀子呢？因為他是在你的頭上放着。你總可以聽得見的。」

昂謝諾夫聽了這些話，他想這必是殺死商人的人。他站起來便走了。這一整夜他沒有能睡着。他被煩悶纏擾並且想像起來：彷彿看見她末一次在市集上送他的光景。他看見她像是活的一樣，並且看見了她的面龐和眼目，聽見了向他說話和歡笑的聲音。以後又看見了孩子們，還是那時候的樣子——幼稚的，一個在皮襖裏面，一個在懷抱中。他又想起自己從前的年少和歡娛；又想起他坐在被捉的店坊的階台上而彈弄七弦琴，那時候心裏如何的暢快。又想起被鞭笞的地方，週圍盡是刀斧手，鎖鍊和犯人，和這二十六年監獄的生活，又想起了自己的老弱。這種煩悶纏擾得昂謝諾夫確是求死不得。

『這都是因為那種凶惡人……』昂謝諾夫想。

於是他在馬克樂謝米諾夫的身上起了一種憤念，以致不顧己身，打算報復了他。他一夜只是讀了些聖經，總沒有能安靜下去。白天他沒有向馬克樂謝米諾夫的面前走去，也沒有去睬他。如此過了兩個星期。每夜昂謝諾夫不能眠睡，並且心裏非常的煩悶，以致起坐不安。

有一次夜間他走在監獄裏，看見牀底下的土突突地浮動。他便站住了看着。忽然馬克樂謝米諾夫從牀下邊跳了出來，驚惶的樣子看着昂謝諾夫。昂謝諾夫想要走去，為是不看見他；但是馬克樂抓住他的手，述說他如何在牆下掘了走道，並且在命他工作的時候，他每次如何把土裝在靴筒裏傾在街上。他說道：

『只是要緘默些，老頭兒，我也領你下去。如果你告訴別人，一定懲打

我；可是我也不能饒恕了你——我必殺害。」

昂謝諾夫看見了自己的仇人，他憤恨的週身顫抖起來，掣出手來說道：

『我並不要出去並且也無須殺害我——你早把我殺害了。但是對於你是否說出，只有隨我的自由罷了。』

次日把犯人們趕出作工，兵卒看出馬克樂謝米諾夫把土傾出了，於是在獄裏尋找並且尋得一個窟窿。長官到監獄裏面詢問大眾：『是誰挖的窟窿？』衆人都支吾起來。那些曉得實情的，沒有把馬克樂謝米諾夫供出來，因為他們曉得因此事便要把他抽打得半死。於是長官走到昂謝諾夫的面前。他知道昂謝諾夫是公正的人，便說道：

『老頭兒，你是公平人，當在天日之下，你告訴我，誰作的此事？』

馬克樂謝米諾夫驚惶地立在那裏看着長官，沒有敢往昂謝諾夫的身上去

望，昂謝諾夫的手和嘴唇都顫抖了，並且許久沒有發出一語。他想到：『我如果替他隱瞞，他既然殘害了我，我何必饒恕他呢？令他替我受難吧。但是供出他來，一定是抽打他。可是何必白白地替他着想呢？但是何以呢，莫非我可以輕快的多嗎？』長官又說道：

『喂，怎樣，老頭兒，說實話吧：是誰掘的？』

『我不能說，大人。上帝不准我說。我也說不出。你想如何的對待我——這是你的權力。』

長官無論怎樣地詢問他，昂謝諾夫總沒有說出。於是也沒有得悉是誰掘的窟窿。

次日夜間昂謝諾夫臥在自己的牀上，纔要朦朧地睡去，他聽見有人走到身前並且坐在脚下邊。他在暗地裏看望曉得是馬克樂。昂謝諾夫說道：

『你還用我作什麼？你在這裏作什麼呢？』

馬克樂緘默不語。昂謝諾夫欠起身來說道：

『作什麼？去吧！不然我去喚兵卒。』

馬克樂謝米諾夫近地向昂謝諾夫曲迴身去低聲說道：

『依曼米立維赤，饒恕我吧！』昂謝諾夫說道：

『我饒恕你什麼？』

『是我殺害的商人，我把刀放在你的口袋裏面了。我並且也想把你殺死，但是在院中喧嘩起來了；我把刀給你放在口袋裏便由窗戶上爬了出去。』

昂謝諾夫緘默了，也不曉得說什麼。馬克樂謝米諾夫由牀上下來，跪在地上說道：『饒恕我吧，饒恕吧，依曼米立維赤。我去聲明是我殺害了商人

——把你開釋出去。你可以轉回家鄉。』昂謝諾夫說道：

『你說的很容易，但是我如何忍受！我現在到何處去呢？……妻已經死去，孩子們忘却了；我沒有地方可以去的。……』

馬克樂謝米諾夫並沒有從地上起來，把頭撞在地上說道：

『依曼米立維赤饒恕吧！我覺得在鞭笞的時候比現在看着你好過的多：但是你還憐憫我——沒有說出。你饒恕我吧，饒恕我這樣凶惡的人吧！』他於是哽咽起來。昂謝諾夫聽見了馬克樂哭泣，他自己也哭了，並且說道：

『上帝原宥你的；實在是，你勝我百倍！』於是忽然在他的心裏覺得暢快起來。他便停止憂慮家鄉並且也不想出牢獄到何處去了，祇是思想這最後的一點鐘。

馬克樂沒有聽從昂謝諾夫便去投案自首。當把昂謝諾夫判決開釋的時候，他已經死去了。

蘇拉特城的咖啡館

托爾斯泰著

在印度蘇拉特城有一個咖啡館。從各處來的旅客們和異邦人都聚集在此處時常地叙談。有一次往那裏去了一位波斯的神學家。他一生研究了聖教的真義，對於上帝誦讀和著作了許多，他的智慧迷惘了，他的頭裏都混淆起來，如此之甚，以致他停止信仰上帝了。國王聞悉此事，便把他逐出波斯境外。

於是平生討論創造的原因，不幸的神學家竟陷於迷惘的地位，並且他應當明瞭自己的智慧不足，他反而想到再也沒有可以統馭世界的那一種最高的智慧了。

神學家有一個非洲奴力，伴他遊行各處。當神學家進入咖啡館的時候，

非洲人便留在院裏的門後面，坐在日光下的石頭上邊；他坐着並且驅逐了蒼蠅。神學家自己却躺在咖啡館裏的長椅上，令給他拿過一杯雅片煙來。他吃過煙以後，他的腦筋漸漸地活潑起來，他便向自己的奴力走過去。

『怎樣，討厭的奴力——神學家說——你告訴我，有沒有上帝？』

『當然是，有！——奴力說，立刻從腰帶上取出一個小木頭偶像來，——這便是，——奴力說——這便是在我生存在世界上的時候，庇護我的上帝。這個上帝是用神木的枝幹作成的，在我們國裏都去向他參拜。』

在咖啡館裏的人們，聽見了神學家和自己的奴力彼此間這種的談話，都驚訝起來。主人的問話已經很使他們奇怪的，但是奴力的回答尤奇。一個波羅門教徒聽見了奴力的談話，便向他轉過身去說道：

『不幸的糊塗人啊！莫非是可以想出上帝存在人的腰間嗎？上帝只有一

個——波羅門。這個波羅門比世界還大，所以他纔能創造世界萬千。波羅門是一個唯一的，偉大的上帝。那個上帝都給他建築廟宇在剛果斯河的岸上，那個上帝給他服役的都是些波羅門教徒。只是這一般信徒能認識真實的上帝。經過了兩萬年，在世界上任有若何的變遷，這些信徒仍如往日一樣，因為唯一真實的上帝波羅門保護他們。」波羅門教徒便如此說，打算使衆人確信他的話。那裏有一個兌換錢幣的商人反抗他說道：

「不，——他說！真實上帝的廟宇不在印度……並且上帝也不是庇護波羅門教人！真實的上帝不是波羅門，但是阿富拉瑪，依薩克，依闊瓦。並且真實的上帝只是庇護我們一種猶太民族，上帝從世界開闢的時代便沒有停止愛護我們。雖然我們民族現在零落在世界之上，這不過是一種經驗罷了，但是上帝已經應許，仍然把自己的民族集合起來在耶魯薩利，為是恢復古代的聖

蹟和耶魯薩利的廟堂，創設猶太人種的威權在諸民族以上。』猶太人如此地說並且哭泣了。他纔要繼續講話，但是那裏有一個義大利人把他的言語打斷了。

『你說的不確，——義大利人向猶太人說——你把不公正委之於上帝，上帝不能過愛一種民族比較其他的民族。反之，卽或他曾庇護過猶太人，但是自從上帝憤怒以後，已經過了一千八百年，爲是表示自己的震怒，停止了他的生存，使這種民族飄流在世界之上，所以這個宗教不僅是沒有發展，只是有些地方留下一點痕跡罷了。上帝對於任何民族不能表示特別優異，但是援助那些願意在羅馬天主教堂裏求福的人，在這種教堂以外沒有幸福的。』義大利人便如此地說。但是在那裏的基督教牧師，氣昂昂地回答了天主教士。

『你何以能說幸福只是在你們的宗教裏存在呢？你要曉得，可以求福的

人只是那些按照福音書去奉仰上帝，遵守耶穌聖經上的精神和真實的意義的人們。」

在此時有一個在蘇拉特城稅關裏供職的土耳其人，啣着煙袋坐在那裏，傲慢的樣子向兩個耶穌教徒轉過身去。

「你實在是枉信仰羅馬教的真義，——他說——你們的宗教在六百年前已經被莫罕穆德的宗教更替了。你們自己也曉得，真實的莫罕穆德教逐月地發展在歐洲，亞洲並且還在文明的中國內，你們自己承認猶太人被上帝拋棄了，此事的證據你們以為是猶太人消滅，他的宗教也不能發展。你們承認莫罕穆德教的真實吧；因為他的聲勢偉大並且永久地發展哩。可以求福的只是那些信仰莫罕穆德回回教的人們。並且還僅止是倭瑪拉的門徒，但不是阿拉的，因為阿拉的門徒都是虛偽的。」

波斯的神學家是屬於阿拉支派的，聽說了這幾句話，打算反駁，但是此時在咖啡館裏在那些各種宗教和信仰的異邦人們之間起了絕大的紛爭。在那裏有的是耶穌教徒，回回教徒，印度波羅門教徒，喇嘛猶太教徒和拜火教徒。大家都爭論上帝的真義和怎樣地去敬仰他。每人都斷定，只是在他的國裏纔曉得如何地去敬仰他。

大家都爭論喊嚷起來。只是在那裏有一個中國人，孔子的門徒，安靜地坐在咖啡館的屋角那裏，並沒有加入爭吵。他飲着茶，聽他們講些什麼，但是自己却緘默了。

土耳其人在爭吵之中看見他了，便向他走過去說道：

『親愛的中國人，你何妨幫助我一些。你只是寂默着，但是你可以說些與我有益的話。我曉得在你們中國裏現在傳入各種的宗教。你們的商販已經

不是一次告訴我說，中國人在所有的各種宗教之中把回教算是最好的，並且很喜歡信仰他。你維持我的話吧，並且告訴他們說，你信仰回教的真實和他的教訓。』——『是的，是的，你說一說，你是如何地着想。』大家都向他說。

中國人，孔子門徒，閉上眼睛想了一會，以後又睜開眼睛，把兩手從袍子上寬袖裏面伸出來，撫在胸前用低微而平靜的嗓音講起來。

『諸君，——他說——我以為人們的自愛心最能妨礙信仰上的融洽。如果你們費心聽我的談講，我可以給你們用一個比例來解說。我從中國往蘇拉特這裏來是乘行在週遊世界的英國輪船上面，在路途上我們停泊在蘇瑪拉島的東岸，爲是汲水。在正午的時候我們散步在陸上，並且坐在海岸上椰子樹的陰影下面，距島上居民的村莊不遠。我們共有幾個人都是來自異鄉。』

『當我們坐在那裏的時候，向我們走過來一個盲人。此人盲目的原因，據我們所曉得的，是因為他過久和過強地注視了太陽，因為他打算明白什麼是太陽。他打算曉得這個，為是可以占有太陽的光輝。』

『他許久地奮力，對於此事適用了各種科學，他想要抓住太陽的光線，捉住他裝在瓶子裏。他奮力的許久並且永遠看着太陽一點法子沒有，結果只是他的眼睛因為太陽罹病了並且盲瞎了。那時候他便向自己說：——日光不是液體，因為他若是液體，便可以傾倒並且和水一般地因風流動。日光也不是火，因為如果是火，他在水裏便要熄滅的。日光不是清氣，因為他可以看得見的，又不是形體，因為他不能移動。但是因為日光也不是液體，也不是火，也不是清氣，也不是形體，於是日光什麼也不是。』

『他便如此地論斷，並且同時因為他永遠注視太陽和對於他思想，失去了』

視明和智慧，當他完全盲目的時候，便深確地相信並沒有太陽。

『他的奴力也同着盲人走過來。他把自己的主人坐在椰子樹的陰影下面，從地上拾起椰子果實來，用他做成一個油燈。他用椰子樹枝做成燈捻，從椰子果實裏面榨出油來傾在皮殼裏，在裏邊浸潤了燈捻。當奴力做自己的油燈的時候，盲人歎息了向他說：——喂，奴力，我告訴你沒有太陽是誠然的。你看，有多麼昏暗。但是他們說——太陽……太陽是什麼東西？——我不曉得太陽是什麼東西，——奴力說——我不去管他。但是我曉得光亮，現在我做成了油燈：我也覺得光明，並且也可以給你服役，在自己的屋裏都可以尋找。——於是奴力把皮殼拿在手裏說道：——這便是我的太陽。——在那裏坐着一個架拐杖的跛子，他聽說這些話便笑了。

『——你可見是天生的盲目，——他向盲人說——還不曉得太陽是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他是什麼東西，太陽是一個火球，並且這個球每天從海裏出來，每晚落在我們島內的山上；這是我們都看得見的，你也能看見，如果你是明目的人。——在那裏坐着的漁父聽說這些話便向跛子說道：——可見你除去我們的小島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如果你不是癩跛並且在海面上乘行過，你便曉得太陽不是落在我們島內的山上，但是怎樣從海裏出來，仍舊那樣落在海裏。我說的適確，因為我每日在海面上自己親眼看見的。——印度人聽見了此種談話。——我很奇怪，——他說——聰明人何以能說出這些糊塗話來呢。莫非一個火球可以落在水裏不熄滅麼？太陽完全不是火球，但是天神，這個天神名為丹娃。這種天神足駕圓輪在天上繞行印度金山。曾有過，惡蛇拉古和可突去侵害丹娃並且把他吞下去了，那時候便昏暗起來，但是我們教徒在那裏祈禱，為是天神得以援救，那時候他纔得援救出來。只是你們這一般的野

蠻人，沒有出去過自己的小島，以為太陽只是照耀他們海島。——此時在那裏的埃及船主也說起來。

「——不，——他說——這不確，太陽並不是天神，也不環繞印度和他的金山。我游行會到過黑海阿拉維亞的兩岸，並且還到過瑪達加斯克爾和菲律賓羣島，太陽是照耀全世界，不只是一個印度，他不是繞行一個山，但是從日本國的岸旁升起，所以那些島名為日本，在他們的文字上即是太陽的生產地的意思，並且落下也遠的很哩，遠在西方，在英吉利的海島後面。我知道的很詳細，因有我自己見識的廣，從祖父那裏聽聞的多。但是我的祖父曾游行直到海邊。——他還要繼續往下講，但是我們船上的英國水手把他打斷了。

——除去英國，再沒有地方，——他說——詳細地曉得太陽怎樣地遊行。我們在英國都曉得，太陽並不在什麼地方升起，也不在什麼地方落下。他是不

住地環繞世界遊行。我們很的確地曉得此事，因為我們纔繞遍了世界，纔沒有撞在太陽上面。他在各處都是如此，同在這裏一樣地早晨出來晚上隱去。

——於是英國人拿起棍子來，在沙土上畫了圓圈，便解說太陽在天上如何繞地而行。但是他不善於詳細地解釋，他指着船上掌舵人說道：

「——他可是比我有經驗，並且能圓滿地給你解釋此事。」

「掌舵者是一個聰明人，寂默地聽了敘談，在無人詢問他的時候。但是現在大家都向他轉過去，他便開始說道：——你們都是互相地欺騙，並且自己也被欺騙了。太陽並非環繞地面，但是地却環繞着太陽並且自己也旋轉，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他向太陽移轉過去日本和菲律賓羣島，我們所坐着的蘇瑪拉，非洲，歐洲和亞洲，還有其餘旁的地方。太陽發光不只是爲一座山，不是爲一海島，不是爲一海洋，並且還不是爲一個地球，但是爲如地球一般的

行星。你們大家都可以明瞭的，如果向上觀望蒼穹的廣大，但是不要向自己足下邊看，並且也不要想，太陽只是爲他自己或是爲他的故鄉照耀着。——明哲的掌舵者便如此地說，他在世界上游行過許久並且時常向上觀望過蒼穹的廣大。

「——實在是，在信仰上人們的迷惘和紛爭都是由於自愛，——中國人，孔子門徒，繼續着說——對於太陽既是如此，對於上帝又何嘗不是這樣。每個人都想單獨有一個上帝或是最少限度也要自己故鄉的上帝。每個人都想把那些不能統馭世界的放在自己的廟堂裏。並且無論那個廟堂能否去比較同上帝自己創建的，爲是在裏面把人們集合到一種責任和一種信仰上去？」

「所有人類的廟堂也不過是按照這種廟堂——上帝的世界的形式所造成的。在所有的廟堂裏都有洗禮盤，有圓天井，燭臺，神像，箴言，聖經，祭

祀，祭壇和信徒。在那個廟堂裏有那樣的洗禮盤像是海洋。那樣的圓天井像是蒼穹，那樣的燭臺像是日月星辰，那樣的神像如生活的，博愛而互相友助的人們，在何處有對於上帝慈悲的箴言那樣的明顯，如同上帝為謀人類幸福在各處所施的恩澤一樣？在何處有那樣的聖經，使人人明瞭，如在人的心裏所書寫的，和他對於自己親近人所施的行爲？並且在何處的祭壇如善人的心田，上帝在上面享受祭祀？

『人愈高超地悟解上帝，愈能向他接近，摹倣他的善良，仁慈和博愛於衆的心理。並且以後那個能看見所有佈滿世界的陽光的人，他不再去申斥和屏棄那種只是在自己的偶像上得見一綫光明的迷信人，他也不去屏棄那種盲目和完全不見光明的絕信仰者。』——中國人，孔子門徒，便如此地說，並且所有在咖啡館裏的人們都寂默了，也不再去看誰的信仰較優。

法文課

柴霍夫著

有學問的人不懂得外國語言是一樁極不方便的事情。倭羅託夫從大學畢業出來得有學士的學位，從事一種科學工作的時候，便深刻地發生出這種感想來了。

『這是實在可怕！——他喘吁着說（不要看他纔二十六歲，身體非常肥胖沈重並且氣喘。）——這是實在可怕！我不懂得外國語言，就像沒有翅膀的鳥兒一樣，簡直地不能工作了。』所以他決定無論如何要克制自己天賦的惰性去研究法文和德文，於是便尋覓教師。

在一冬天的正午，倭羅託夫坐在自己的書房裏工作的時候，僕人進來稟報，外邊有一位女士求見。

『請』，倭羅託夫說。

於是往書房裏進來一位青年的時髦豔裝的女士。伊自稱爲法文教師阿麗薩昂克特，並且說是他的朋友令伊向倭羅託夫這裏來的。

『爽快之極！請坐吧！——倭羅託夫喘吁着說，並且用手扯開汗衫的領子，（爲是呼吸便利些，他永遠是穿着汗衫工作）——彼得謝爾埃維赤令你到我這裏來的吧！是，是的。……我曾請求過他……非常歡迎！』

在和昂克特女士敘談之際，他羞怯怯地帶着一種好奇的神情不住地去望她。這是一位純粹的極優秀的法國女人，還是很年青的。據伊的澹白而疲倦的面龐，短而卷的頭髮和特殊的細腰而論，可以說她至多不過十八歲；若是看她寬闊的發展很好的兩肩，美麗的脊背，嚴肅的雙睛，倭羅託夫想伊至少也要二十三歲，並且還許是二十五歲哩；但是以後又顯出伊只是十八歲的樣

子。伊的面容是冷淡的，有事務的，却似到這裏來談論金錢問題的人一樣。伊一次也沒有鬨笑，也沒有蹙眉，伊只是在曉得請伊不是教授孩子們，但是一個成年的肥壯的少年的時候，在伊的面上現出一番驚愕的神情來。

『那末，阿麗薩昂克特——倭維託夫向伊說——我們以後上課每日由下午七點至八點吧。至關於你的願望——每一點的功課待一個盧布，——那末我一點也不表示反對。按一個盧布——就按一個盧布吧……』

他並且還詢問伊要不要飲茶或是咖啡，外邊天氣好壞，並且藹然含笑着，用手掌撫平桌上的呢布，溫和地詢問，伊是何種人，在何處畢業並且依賴什麼生活。

阿麗薩帶着冷淡的有事務的神情回答他說，伊在私立學校畢業，並且充當家庭女教師，伊的父親新近得癩症死去了，母親還在世以做假花爲生活，

昂克特女士午飯前在私立學校裏工作，午餐後直至晚間，來往各宅第裏教授功課。

伊走去了，在身後留下了婦女衣服的輕浮而溫柔的氣味。倭羅託夫以後許久沒有工作，只是坐在桌旁，用兩隻手掌撫平了綠呢布便思索起來了。

「很爽快地看見這種自己去掙塊麪包吃的女子，——他想到——但是就別一方面看起來，很不爽快地看見這種貧窘對於似阿麗薩這樣優秀而美麗的女郎全不加以憐惜，便是伊也應當和生存去奮鬥。不幸！……」

他是永遠沒有見過有品德的法國女人，所以他也以為這位服裝豔麗的阿麗薩女士，有發展很好的兩肩和窈窕的細腰，大概除去授課以外，還作些別的營生哩。

在第二天晚間，鐘上剛剛地六點五十五分，阿麗薩女士凍的粉紅色走了

進來；把攜帶的初學讀本打開，便簡捷地說道：

『法文文法有二十六個字母。第一個是A，第二個是B……』

『對不起，倭羅諾夫含笑着打斷伊的說話——女士，我預先要向你說，你對於我的教授法應當略微地更變一下。因為我精通俄文，拉丁文和希臘文，……曾研究過比較言語學，所以我以為我們可以不用初學讀本，直接地誦讀名人著作。』

他又向法國女士解釋，成年人們怎樣研究外國語言。

『我的一個朋友——他說道——願意研究外國語言，他把法文的德文的和拉丁文的聖經放在面前，互相參觀着誦讀，並且極細密地把每個字去分析，那末怎樣呢？他沒有一年的工夫便達到自己的目的了。我們也這樣作吧。我們把名人著作拿來誦讀。』

法國女士驚愕地看了他一番。可見倭羅諾夫的見解伊以為是很愚拙而無益的。若是這種奇異的見解出自童子輩，伊一定要氣憤喊嚷，但是因為這裏是一個成年人，並且很肥壯的，對於他不能喊嚷，所以伊只是輕輕地縮了肩頭說道：

『隨你的便吧。』

倭羅託夫在自己的書櫃裏翻弄了許久，尋出一本破爛的法文書來。

『這一本可以用麼？』他詢問。

『都一樣。』

『那末我們起首讀吧。求主降福。我們從題目讀起……Memoires。』

『迴憶。』昂克特女士翻譯道。

『迴憶。』倭羅託夫重複着說。

他溫謐地含笑着和笨重地呼吸着，一刻鐘之久只讀了一個字 *Memoires* 又如此許久的工夫讀了一個字 *D*。便把阿麗薩女士累的不得了。伊怠慢地回答問話，雜亂了，可見伊並不十分明白自己的學生，並且也不勉力聽明白。倭羅託夫一面問她，但是却往伊的頭上去望並且思索：

『伊的捲髮並非天然的，是伊自己捲的。奇怪！從清晨工作到夜間還有餘暇去捲髮。』

正到八點鐘伊站立起來，並且乾燥而冷淡地說：*Au revoir, Monsieur*（再會吧，先生），便由書房裏走出去了；並且在伊的後面仍是留下細柔而飄浮的香味。學生仍舊許久沒有工作，坐在桌旁思索。

在以後的幾天，他確信他的女教師是很鄭重的，勤謹的，但是伊非常地沒有學問，並且不善於教授成年人；所以他決定不要枉費光陰，把伊辭却另

聘別位教師。至伊第七次來的時候，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個信封來，內裝七個盧布，把他捧在手裏，含羞帶愧地說道：

『請原諒，阿麗薩，但是應當先向你聲明，……實在是出於不得已。』

法國女士看見信封，便猜着了此事，並且在授課的這幾天中第一次伊的
面容發顫起來，那種冷淡的，有事務的神情隱滅了。伊的臉輕輕地粉紅了，
垂下兩隻眼睛，無神采地用手指頭擺弄自己的細金鍊。倭維託夫見伊的這種
驚慌，便明白盧布在伊的目中如何的珍重，伊喪失這種生計如何的難過。

『我應當向你說，——他含混着說，越發地驚慌起來，在他的胸前突突地
跳動了；他趕快地把信封裝入袋裏，並且繼續着說——請原諒，我……我和你
暫別十分鐘……』

他作出並不願辭却伊的神氣，只是請求暫別片刻，他走到別間屋裏，在

那裏坐了十分鐘。以後他回來更是顯出驚慌的樣子，他以為在他的短時間走出以後，她必有一番的解釋，所以他很覺不安。

功課又開始了。倭維託夫上課沒有一點興趣。他曉得從這種課業裏不能發生何等效果，完全任法國女士的便，都不詢問也不去分析。她願意如何，便如何地翻譯，每一次讀十頁，但是他總沒有聽見，笨重地呼吸，並且因為無事可作，不住地去望伊的美髮，脖頸，嬌嫩的白手，嗅伊的衣服上的香氣……

他心懷不良的意想，他覺得非常地羞愧，或是已經感悔了，那時候總覺得愁苦和憂鬱，因為伊對於他那樣地冷淡和嚴肅，和對待學生一樣，不含笑容，確是怕他對於伊有意外的舉動。他總是想：如何使伊發生信篤。與伊的交誼再密切些。以後援助她，使伊明白她教授的如何不好。

有一次阿麗薩女士穿着美麗的粉色的衣服來上課，並且從伊的身上發出那樣的馨香，却似伊被雲彩環繞，只值得一吹，伊便能騰起或是如烟一般地飛散。伊抱歉說道，伊只能讀半句鐘，因為下課以後還要到跳舞會去哩。

他看伊的脖頸，和項下赤露的脊背，他以為是可以明白了，何以法國女人素有輕薄和容易墮落的聲譽；他沉溺在這種馨香美麗和赤裸的雲霧之中，但是伊並不曉得他的這些意思，大概一點也沒有注意他，迅速一頁一頁地讀過並且譯道：

「他走在街上遇見了自己的朋友，便說道：你往何處去？看你如此青白的面容，我非常地難過。」

『迴憶』早經讀完了，現在阿麗薩譯的是別一本書。為一次伊來上課較早一點鐘，抱歉地說，到七點鐘伊還要往瑪樂劇場裏去。倭羅託夫在伊走去

以後便穿裝起來，也往劇場裏去了。他自己以為他去只是為休息和娛樂，但是對於阿麗薩女士的思想一點也沒有。他不能容忍，一個端莊的人，預備在學問上進步，極有身分的，拋下自己的工作走到劇場裏同一個不甚親近的，不聰敏的，沒有高尚學識的女子去晤面。

不過何以在劇幕中間，他心裏突突地亂跳，他自己也沒有十分覺出，像是小孩子一樣的在廊下奔跑，急躁地尋覓，在劇幕中間完畢的時候，他漸漸地煩悶起來；但是當那時候他看見相識的粉色衣和在綢紗底下的美麗兩肩，因為幸福的感覺，他的心弦緊縮了，他歡喜地含笑，在平生第一次嘗試了嫉妒的感覺。

阿麗薩和兩個醜陋的學生一個軍官同行。伊狂笑，高談，在那裏賣弄風流；倭羅託夫從沒有見過伊的這樣神情。可見伊是榮幸的，滿意的，誠實

的，溫和的。因為什麼？何故呢？也許是因為這些人們和伊親密，同是一類的，並且伊……於是倭羅託夫覺得自己和這些人之間實有天淵之別。他向自己的女教師鞠躬，但是伊冷淡地點了首，匆匆地走過去了；伊大概是不願意令她的同伴們曉得她有學生，並且因為貧窘去授課。

在劇場會面以後，倭羅託夫明日自己發生戀愛了……在以後上課的時候，他用兩隻眼睛飽餐自己女教師的秀色，他已經不去克制自己的思慾，完全放任自己的純潔和不純潔的思想了。阿麗薩的面容仍舊是冷淡的。每天晚上正到七點鐘伊便坦然地說道：『*À l'avenir, Monsieur*』，並且他覺得伊對於他是毫不關懷的，便是將來也是如此——所以情況絕望了。

有時候在授課中間他便幻想，希望，籌畫計策，在腦筋裏思索如何向伊表示愛情，想起法國女人是輕薄和容易挑動的，不過若是往女教師的面容上

一望，他的這些思想便可以霎時間消滅，好像是蠟燭在風起的時候，把他拿到別墅的廊下熄滅了一樣。有一次他喝醉了，朦朧地似在夢裏一般，在下課之後，伊從書房裏走到外廳的時候，他忍不住了，去阻住伊的出路，喘吁着，結結巴巴地向伊表示愛慕之意：

『你允許我說吧！我非常地珍重你！我……我對於你發生愛情了！』

阿麗薩顏色青白了，大概是因為驚恐，以為經過此番表示以後，伊便不能再到這裏來，每一點鐘的功課得到一個盧布；伊顯出驚慌的神色高聲說：

「噯呀，這不行！我請你不要說了！不行！」

以後倭羅諾夫一夜沒有眠睡，羞愧的難過，唾罵自己，憤恨地思想，他以爲自己的這種表示把女士得罪了，伊以後將要不再向他這裏來。他決定清晨到住址檢查所去探訪伊的寓址，並且給伊寫一封賠罪的信去。但是阿麗薩

沒有等到寄信去便來了。起首伊也覺得自己很不便，但是以後照常打開書本迅速和活潑地翻譯起來：

『哦，青年的先生，不要在我的園中採擷這些花兒，我還要留贈自己的病女兒』……

伊直來到今天，已經翻譯了四本書籍，但是倭羅託夫除去 *Memoires* 一個字以外，什麼也不曉得，並且關於科學工作詢問他的時候，他並不回答問題，只是搖着手去談論天氣。

理髮館

柴霍夫著

清晨，還沒有七點鐘，但是馬克樂庫茲米赤巴列司金的理髮館已經開門了。主人是二十三歲的少年，沒有洗面，油垢的，但是華麗的服裝，在那裏忙着收拾。其實沒有什麼可收拾的，但是他工作着，週身發汗了。用爛布在那裏擦抹，用手指在那裏摸索，尋找着一個臭蟲，並且從牆上把他攆了下來。

理髮館是窄小而污穢的。木板牆上糊着花紙，却似驛丁的退色汗衫一樣。在兩個慘澹的，憂悶的窗子中間——一扇單薄的吱吱作響的小門，在他上邊有一個因為潮濕變成綠色的鈴鐺，却時時地搖動并且細細地響啞，毫無別種原因。但是再請看一看在一邊牆上懸掛的鏡子，他極殘狠的樣子把人的

面貌往四面傾斜了！他們在這個鏡子前面剪髮和刮臉。在一張類似馬克樂庫茲米赤那樣不刷洗的油垢的小桌子上面各種傢俱全有：篋子，剪子，刮臉刀，一文錢的生髮膏，一文錢的撲粉，一文錢攪雜的香水。統共一個理髮館不值五圓多錢。

在門上響了破壞的鈴鐺聲音，往理髮館裏進來一個中年人穿着半身皮袄和毡鞋。他的頭和脖頸上面圍着女人的肩巾。

這是愛拉司依曼諾維赤雅果多夫，馬克樂庫茲米赤的義父。從前他在音樂會裏當過閹人，如今住在紅河地方附近，並且操作小爐匠的營業。

『馬克樂，你好啊！』他向只顧在那裏忙着收拾的馬克樂庫茲米赤說。

他們互相接吻，雅果多夫從頭上扯下肩巾來，畫了十字並且坐下。

『何等遠啊！——他咳嗽着說——是玩耍的麼？從紅河到克魯日門。』

「您的起居怎樣呢？」

「壞極了，只是苦惱。」

「何以呢？苦惱啊！」

「苦惱。病臥了一月，想我一定要死的。都備下裝槨了。如今髮也落下。醫生令我剪一剪髮。他說，新頭髮將要生出來，堅固的。於是我在腦筋裏想：到馬克樂那裏去。找旁人不如找親近的人。剪的又好，又不要錢。不過略微地遠些，這是誠然，但是算得什麼呢？游逛一次罷了。」

「我很樂意的。請到這裏來吧！」

馬克樂庫茲米赤敲着足指給他椅子。雅果多夫坐下往鏡子裏照着自己，看着很是奇怪的：在鏡子裏照見一個歪斜的面容，長着蠢厚的嘴唇和圓闊的鼻子，眼睛生在額上。馬克樂庫茲米亦用帶着黃色斑點的白長巾遮蓋了顧客

的肩頭，并且剪子也響亮起來。

『我給您剪得乾淨，光溜溜的！』他說。

『當然是。爲是像和尚，像禿球一樣。頭髮長出來便密了。』

『孀母還康健啊？』

『沒有什麼，還是那樣。適纔往少佐夫人那裏傭工去了。給了一個盧布。』

『是的。一個盧布。揪着耳朵！』

『揪着哩：小心些，不要割破了。噯喲，疼啊！你揪住我的頭髮了。』

『不要緊。在我們這裏這是免不了的。昂娜愛拉司託夫娜好哇？』

『小女麼？沒有什麼，很喜躍的。上星期禮拜三和沙衣金定婚了。爲什麼你沒有去呢？』

剪子停止作聲了。馬克樂庫茲米赤放下手驚愕地詢問：

『把誰定婚了？』

『把昂娜。』

『這什麼事？嫁給誰？』

『嫁給沙衣金普羅閣非亞彼得瓦。他的嬸母在紫拉托烏司錢胡同當管家婆。很好的婦人。自然是，謝天謝地，我們都很喜歡的。過一星期便要結婚了。你去吧，咱們遊逛一天。』

『這是什麼事，愛拉司依曼諾維赤？』馬克樂庫茲米赤青白的臉，驚愕地說着，縮了肩頭——這如何行呢？這……這無論如何也不行的！因為昂娜……因為我……因為我和她很有感情的，我曾有過打算了。這是什麼事呢？』

『就是這樣。提起來便定婚了，人是很好的。』

在馬克樂庫茲米赤的面上滲出來冷的汗液。他把剪子放在桌上用拳頭擦抹自己的鼻子。

『我曾有過打算了……』他說——這不行，愛拉司依曼諾維赤！我……我是有愛情的並且曾求過婚……並且嬸母已經應許了。我永遠敬奉你老人家和父母一般……給您理髮永遠是不要錢。您總是缺欠我的情分，我爹死的時候，您拿去一張輪椅和九塊錢。錢也沒有歸還我。您還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呢！記得。不過是馬克樂你是什麼新郎呢？你不配作新郎。又沒有錢，又沒有名望，低賤的營業……』

『那末沙衣金便富嗎？』

『沙衣金是工人頭目。他在外邊押借着一千五百圓哩。那末，你……不要再說了，事情已經作成。馬克樂，你不能挽回了。你自己再去尋一個新婦』

吧……世界廣大的很哩。喂，剪吧，怎麼立着呢？」

馬克樂庫茲米赤緘默着，動也不動地立在那裏，以後從衣袋裏掏出手巾便哭起來了。

「喂，這是爲什麼！——愛拉司依曼諾維赤安慰他說——住了吧！哭的像婦人一樣！你剪完了我的腦袋，那時候你再哭。拿起剪子來吧！」

馬克樂庫茲米赤拿起剪子，呆呆地看了他一會，又掉在桌上了。他的兩手不住地顫抖。

「我不能！——他說——我現在不能了，沒有力量了。我是無福的人！她也是無福的人！我們互相地愛慕，應允了，但是被這些惡人們不加憐惜地把我們拆毀了。您走吧，愛拉司依曼諾維赤，我不能再和您會面。」

「那末我明天來吧，馬克樂。明天你再給剪齊了。」

『可以。』

『你歇一歇吧，我明天清晨早些到你這裏來。』

愛拉司依曼諾維赤的腦袋，只是剪光了半邊，好像囚犯一般。留下那半邊是不雅觀的，但是沒有法子。他用肩巾把腦袋和脖頸裏好便走出理髮館去了。只剩下馬克樂庫茲米赤一人坐在那裏，還是悄悄地哭泣。

次日愛拉司依曼諾維赤又來了。

『您有什麼事？』馬克樂庫茲米赤冷淡地問他。

『你給剪完了吧，馬克樂，還剩下半個腦袋呢。』

『請先把錢拿來，我不白剪的。』

愛拉司依曼諾維赤未發一言地走出去了，並且到現在他的腦袋上的頭髮仍是半邊長，半邊短。他把理髮費當作一種奢侈用度，並且等候那半邊剪去

的頭髮自己生出來。於是便這樣地過喜事了。

靴子

柴霍夫著

修理鋼琴匠穆爾金，剃光着頭，黃色的面龐，煙薰的鼻子，耳朵裏塞着一塊藥棉花，從自己的屋裏跑出來，走到廊下，暗啞的嗓音喊道：

『謝勉！夥計！』

看他這種驚愕的模樣，彷彿一定是往他的身上掉下灰片來，或是在自己的屋裏看見了魔鬼一樣。

『喂，謝勉！——他看見店夥向他跑過來便喊叫——這是什麼原故？我是患風疾的，軟弱的人，你却令我赤着足走出來！爲什麼天到這般時候還沒有給我拿靴子來？在何處呢？』

謝勉進了穆爾金的屋裏，往素日擺放刷淨的靴子的地方一看，便搔了腦

袋：靴子不見了。

「在何處放着呢，可惡的東西？——謝勉說——昨天晚上彷彿刷完便放在這裏了……哦！……昨天可是喝醉了……也許是放在別間屋裏了。一定是這樣，放在別間屋裏了！醉眼朦朧地便胡亂拿開，自己也記不得了……大概是太太那裏放着哩，她住在隔壁……向那女伶要去……」

「那末我因為你便得攪擾太太去！因為一些小事情便要喚醒人家的婦女啊！」

穆爾金喘吁着走到隔壁的屋門前，很小心地叩門。過了一分鐘的光景，聽見裏面有婦人的嗓音問道：

「外邊是誰？」

「這是我啊！——穆爾金像青年人對貴重的命婦談話的姿勢立着，用哀憐

的嗓音說——請原諒我攪擾你，但是我是軟弱的，患風疾的人……醫生令我把腳保護的越暖越好，現在我應當到芮立琴夫人那裏修理風琴去。我不能赤足到伊那裏去啊！……」

「你究竟是要什麼東西？那個風琴呢？」

「不是風琴，太太，但是靴子！可惡的謝勉刷完了我的靴子，錯放在你的屋裏了。勞駕吧，太太，請還給我的靴子！」

聽見窸窣作響，從牀上跳下和鞋履的聲音，以後略微地開了屋門，一隻肥胖的女人手把一雙靴子扔在穆爾金的腳底下了。修理匠謝了一番便回到自己的房裏去。

「奇怪……——他穿上靴子咕嚕着說——好像這不是右腳上的靴子。是兩隻左腳上的靴子！一對左邊的！謝勉，你來，這不是我的靴子！我的靴子是帶

着紅耳條，並且沒有漆，但是這一雙是破爛的，也沒有耳條啊！」

謝勉拿起靴子來，在自己的眼前旋轉了幾次，並且迷縫了眼睛。

「這是波魏洛亞歷山大的靴子……」他斜眼看着說。他的左眼是斜視的。

「那個波魏洛亞歷山大？」

「俗人……每星期二便到這裏來……大概是他把您的當作自己的穿去了……我放在她的屋裏可見是兩雙……您的和他的全在一處哩！」

「那末你去換來吧！」

「得了！——謝勉笑了——去換來吧……但是現在我那裏去找他呢？他走去已經一點鐘的工夫了……連影子也尋不着！」

「他在何處住呢？」

「誰曉得他啊！每星期二便到這裏來，不過住在何處——我們不曉得。」

他來了，寄宿一夜，便等候下星期二吧。……」

「唉，你看，可惡的東西，你作下這個事情！喂，現在我怎麼辦呢？我應當到芮立琴夫人那裏去了，你可等的可惡！我的脚都凍壞了！」

「如果更換靴子也用不了許久。您穿上這一雙晚間到他那裏去，他們晚上在戲園子裏……您到那裏去問伶人巴立司塔諾夫……若是不願意到戲園子裏去，便須等候下星期二吧。他只是星期二纔到這裏來呢。……」

「但是爲什麼兩隻都是左邊的呢？」修理匠忿恨地拿着靴子問他。

「怎麼得來的，便怎麼穿着。因爲貧窘的原故……伶人那裏尋得許多錢呢？……我向他說過：「波魏洛亞歷山大，您的這雙靴子實在是差死人！」但是他說：「住口，不要說了！我用這雙靴子還扮過王侯的角色哩！」奇怪人！總而言之，伶人罷了。我若是省長或是什麼長官，把所有的伶人聚來，

都把他們監禁在牢獄裏。」

穆爾金不住地咳嗽，皺着眉頭，把兩隻左邊的靴子拉在自己的腳上，便跛癩地向芮立琴夫人那裏去了。他在城裏走了一整天，修理完了風琴，並且整天覺得衆人都往他的腳底下看望，看見上邊的漆和傾斜的後鞋底！除去了精神上的痛苦，還受了身體上的凌折：他的腳掌都磨成泡了。

晚間他來到戲園子裏面。此時正演『藍鬚』一齣。只是在末場之先，藉着一個相識的笛師的介紹，把他放進後臺去了。進入男彩房裏，他看見在裏面都是些男子。有些個換裝，有些個描臉，有些個抽煙。藍鬚同伯比士王立在那裏，拿出手槍來。

『你買吧！——扮演藍鬚的人說——我在庫爾斯克花八圓錢買的，喂，我賣給你六圓錢……出衆的武器！』

『小心些，那是實了彈的！』

『那一位是巴立司塔諾夫？』修理匠進來詢問。

『我便是！——藍鬚向他轉過身來說——您有什麼事？』

『請原諒我的攪擾，先生，——修理匠用哀懇的嗓音說——但是，你相信……我是軟弱的，患風疾的人……醫生令我把脚穿暖些……』

『你實說究竟有什麼呢？』

『請看……——修理匠走到藍鬚的面前繼續着說——便是如此……昨天夜間你住宿在布和且夫的公寓裏……六十四號房……』

『喂，你真會撒謊！——伯比士王笑了說道——在六十四號房裏是我的妻在那裏住！』

『令夫人嗎？失敬……——穆爾金也笑了——令夫人把他的靴子扔給我。

——修理匠指着巴立司塔諾夫說——他由她那裏走出去以後，我便尋找自己的靴子……我便喊叫，你們曉得那個店夥。他說道：「先生，我把您的靴子放在隔壁屋裏了！」他酩酊大醉地錯把我的靴子和你的都放在六十四號房裏了，——穆爾金又轉向巴立司塔諾夫說——但是你從他的夫人那裏走出來的時候，把我的穿上了。」

「這豈有此理？——巴立司塔諾夫皺着眉頭說——何以到這裏造起謠言來呢？」

「決不能的！上帝知道！你是沒有聽明白我的話……我說的是什麼？我說的是靴子！你不是在六十四號房裏寄宿了麼？」

「幾時？」

「昨天夜裏。」

「那末你看見我了麼？」

「沒有，沒有看見，——穆爾金很不安的回答，坐下趕快地把靴子脫下來——我沒有看見，不過他的夫人把你的靴子扔給我了……這不是我的。」

「那末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情，先生？我先不用顧及我自己的名譽，但是你已经污辱人家的婦女了，並且還當着本夫的面前！」

在後臺喧嘩起來了。被污辱的丈夫伯比士王忽然紫紅了臉，用手盡力地在桌上擊敲，在彩房裏兩個伶人爭吵起來了。

「你相信麼？——藍鬚向他喊嚷——你信這匪類麼？你願意不願意我把他像狗一般地殺死？我把他剝成肉餅！我把他砍成碎塊！」

在當日晚間所有在城中公園夏日劇場附近的遊人，到現在還述說他們在第四場之先看見由劇場裏沿着正中的小道奔跑着一個跣足的人，黃色的面龐

和驚恐萬狀的眼睛。後面追趕着扮演藍鬚的服色的人，手裏擎着槍。以後結果如何——誰也沒有看見。不過只是曉得，穆爾金自從和巴立司塔諾夫會晤以後，病臥了兩個星期，並且不住地說：『我是軟弱的，患風疾的人，——還又添上一句——我是被傷的人！』

決 賭

柴霍夫著

一

正是秋際黑暗的深宵。一位老銀行家往返地踱在自己的書齋裏，並且想起在十五年前的秋間，他有一次設備晚宴，在筵席間會有許多的哲人，引起了饒有興趣的敘談。他們所討論的是關於死刑的利弊。在賓客之中有不少的文人和新聞家，大多數對於死刑都是反對的。他們以為這類懲治的手段已經腐舊了，不適用於文明國家，並且過於殘酷的。有些人以為應當用終身監禁來代替死刑。

『我不贊同——主人銀行家說——我雖然沒有嘗試過死刑和徒刑，但是據表
面上論斷起來，我看死刑比較徒刑仁慈厚愛的多哩。死刑在剎那之間便可以

置人於死，但是徒刑過於拖延了。究竟那一種致死的方法較近人道：是在數分鐘的工夫便將你戕斃，還是剝奪你的生命在若許年之間呢？」

『兩種都是一樣的不近人道，——賓客中一人說——因為都是同一宗旨——剝奪生命。國家並不是上帝。他沒有權利把不能恢復的生命任意去剝奪。』

在賓客之中曾有一位青年法學家，約有二十五歲左右。衆人便詢問他的意見，他說道：

『死刑和徒刑都是一樣的暴厲，不過如果是令我挑選的時候，我當然是挑選徒刑，活着無論如何總比死去強的多哩。』

於是紛擾的爭端發生了。那時候銀行家還比較年少和躁烈的多，忽然怒氣蓬勃，把手敲在桌子上喊叫，走在青年法學家的面前說道：

『不確！我賭二百萬，你在監獄裏決坐不了五年。』

『若是的確如此，——法學家回答——我也願意決賭，不是坐五年，但是十年。』

『十五年？可以！——銀行家喊叫——諸位先生。我賭二百萬。』

『贊成！你賭二百萬，我賭我的自由。』法學家回答。

於是這種野蠻而無意識的決賭便成立了。那時候銀行家不曉得二百萬數目的鉅大，只是驕傲和輕意的，並且是以決賭為榮娛。在晚餐的時候，銀行家會向法學家嘲笑說道：

『你覺悟吧，青年人，現在還不為晚。在我這一方面二百萬算不了什麼，但是在你的生活上將要犧牲三四年寶貴的光陰，我說三四年是因為你決不能坐的過久。你還不要忘記，不幸的人，自願的監禁比應科罰的難過的多，永遠享有自由，忽然坐在暗室裏，這種意想定要損壞你終身的生活哩，』

我對於你非常的可惜！」

就是現在銀行家還往來地走着，想起此事仍是詢問自己：

『這種決賭算得什麼！法學家空耗去了十五年的生活，我丟掉了錢財二百萬，究竟利益在何處，果能給人們證明死刑與徒刑的好壞麼？不然，不然，這不過是無意識的妄舉。在我這一方面是富人翁的恣縱，在法學家那一方面完全是金錢的貪戀罷了……』

以後他又想起當日晚宴以後所發生的事端。曾決定法學家當受嚴重的監視，拘禁在銀行家的花園中建築的房舍裏面。訂定在十五年之內，他沒有權利去越出門檻一步；與生人晤面，聞聽人們的言語，接收信札和報章。只是允許他有些樂器，讀書，寫信，飲酒和吸烟罷了。按照契約他只能從因此特意建造的小窗洞裏，緘默地和塵世上週旋。應用的物品，譬如書籍，文件，

酒和其餘的東西，他能任意取用，不過只是由小窗戶洞裏。把訂定的零星條件預先看過了，於是法學家便應當去受拘禁十五年正，從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午時始，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午時終結。法學家這一方面對於約定的條件略微有一點違反，雖然是在期限二分鐘以前，銀行家可以沒有出錢的義務。

法學家在拘禁的第一年，據他的簡略的記錄上看起來，他因為這種孤獨和憂鬱感受了過重的痛苦。從他的房裏晝夜都聽見有鋼琴的聲音，他把烟酒都拒絕了。他曾寫道：酒最能引起人的情慾，但是情慾爲囚人唯一的痛苦；並且飲了美酒，誰也看不見，這過於愁悶了。那末煙在他的屋裏容易把空氣損壞。在第一年送給法學家的書籍都是些簡單的內容：愛情小說，奇幻的著作和戲劇等。

到第二年，在房裏音樂已經停頓了，法學家在自己的簿冊上只是要求經典。到第五年又聽見奏樂的聲音，並且囚人要求飲酒。那些在窗前監守的人們說，他終年只是吃，喝和睡眠。時常的打哈勢，並且自己憤懣地向自己敘談。書他並沒有念，偶爾他坐下書寫，寫的很久，但是到清晨便把所寫的撕成粉碎了，他們已經不是一次聽見他隱隱地哭泣。

到第六年後半年囚人竭力地研究外國語言，哲學和歷史。他如此奮勇地攻求各種學科，以致銀行家勉強能供給他的書籍，在四年之間，按照他的要求，訂購的書籍已經達到六百本左右。在這勤勉的時期間銀行家得到囚人的一封信：『監獄官先生！我給你寫的這幾行是用六國文字。你示給諳達的人們，令他們誦讀吧，他們若是不能尋出一點的錯誤來，那末我請你令鳴鎗在園裏。這種擊鳴可以告訴我，我這些驅勉的精神沒有枉費。各世紀和各地方

的英豪雖然所說的語言不同，然而他們的氣燄却是一樣的。唉，你要曉得，我現在善於領會他們，我的心靈感受了無上的歡娛呵！」囚人的欲望果然達到了。銀行家合在園中擊鳴二次。

到十年以後法學家鎮靜地坐在桌前，只是誦讀福音書。銀行家很覺着詫異，見他在三四年的光景熟讀了聖哲的書籍六百本，却耗費了一年之久只是讀這一本淺顯不厚的書。讀過福音書以後便換了宗教史和聖經。

在拘禁最後的二年，囚人誦讀的過多，並未曾加以揀選。有時候研究自然科學，有時候要求詩人擺崙和士克斯波爾的著作。還有時候在他的簿冊裏面要求給他同時送來化學和醫術的課本，小說，哲學和神理的作品。他的誦讀宛似他在海面上破碎的舟船中間漂浮，打算援救自己的生命，迅速地把碎船木一一地抓住！」

老銀行家回憶起來，並且想道：『明日午時他將要得到自由。按照契約我應當給他二百萬。我如果真給他，那就全糟了！我將要最後的破產……』

十五年以前他並不曉得二百萬如何的鉅大，然而到現在他那裏現金多還是債務多呢？他自己問起來實在可怕。鉅大的錢幣價額的賭博，冒險的牟利和投機事業，在老耄的時代他仍然沒有能減去，他的事業漸漸地凋零起來，於是這種牢穩的，驕傲自矜的富翁，一變而為窮澀的銀行家，對於紙幣的漲落永遠是耽驚恐懼。

『討厭的決賭！——老翁嗒喪地撫着腦袋說——爲什麼這個人沒有死去呢？他只是四十餘歲，他把我最後的家產拿了去，結了婚，享受清福，買賣銀錢的行價，但是我像乞丐一樣，嫉恨地看着他，並且每日聽見他口裏說道：

「我給你些幸福，我來幫助你吧！」不行，這未免過甚了！對於這種破產和淪為卑賤的唯一救濟方法——此人的死亡！」

鳴過三句鐘了。銀行家悄悄地聽着：在房裏都睡去了，只有枯樹在窗外簌簌的響。他竭力的不使作聲，從保險櫃裏把十五年未曾開啓的園門鑰匙取出，披上大氅便從屋裏走出去了。

在園內黑暗而寒冷。雨雪交加，嚴厲的潮風狂吼地奔馳在園中，把樹枝子搖動。銀行家注目急視，但是無論是土地，白的石人，房舍和樹木都看不見的。他走到房舍建築的地方，兩次向守護人喊叫。並沒有人回答。可見是守護人因為天氣不佳隱匿了，現在或者是眠臥在廚房裏或是花洞裏面。

「如果我有充分的精神，可以達到我的目的，——老翁思想——那末守護人最先應受嫌疑。」

他在暗地裏捫摸着階台和門戶，直入廂房的外廳，以後摸索着又走到廊下，並且燃起燭來。這時候萬籟俱寂，在那裏放着一張床榻並沒有被衾，在屋角裏還黑暗地立着一個鐵爐。在囚人門上的封條仍舊無恙。到蠟燭滅了的時候，老翁驚慌地顫抖着，往小窗洞裏瞻望。

在囚人的屋裏隱隱地輝煌着蠟燭。他自己坐在桌旁。只能看見他的脊背，頭髮和兩手。在桌子上在椅子上和桌旁的氈子上都放着張開的書籍。過五分鐘以後，囚人一次也沒有動轉。十五年的監禁教會他靜坐了。銀行家用手指去彈窗櫺，囚人並沒有動一次來答他的擊敲。那時候銀行家謹慎地把封條扯下，把鑰匙放在鎖頭裏面。鏽鎖嘩的一聲，門開了。銀行家靜候着，因為此時聽見有驚訝的喊叫和步履聲音，但是過了兩三分鐘門外寂靜了。他於是走進屋內。

在桌旁坐着一個人，與尋常人迥不相同。是一副骷髏骨拖着皮膚，帶着長的亂髮和蓬莖的鬚鬚。面色青黃，並且雜有土氣，兩頰陷入，脊骨瘦而且長，他的手支着毛髮森然的腦袋，那樣的削瘦，實在看着令人淒涼。他的頭髮已經蒼白了，若是往他的衰老而疲弱的面龐上看去，誰也不相信他只是四十歲。他睡去了……在桌上在他的傾斜的頭前放着一張紙，上面密雜雜地寫着。

「貪酷的人呵！——銀行家想：他睡着一定夢見二百萬元哩！我只是把這半死的人抓起來放在被衾裏，用枕頭輕輕地把他閉死，便是極善於檢驗的人也不能尋出陷害的證據來。但是我先念一念他在那裏寫了些什麼。……」銀行家從桌上拿起紙來讀道：

「明日正午我將要得到自由和與人們交接的權利。但是在我脫離此室和

得見天日之前，我應當向你說幾句話，按照純潔的良心，在能看見我的上帝的面前我向你聲明，我輕視自由生活，健康和其他在你的書裏所謂的世界上的幸福。在這十五年內我精細地研究了地上的生活。誠然我沒有得見世界和人們，但是在你的書裏我飲了美酒，唱了高歌，在林中驅逐了麋鹿，戀愛了巾幗……詩豪的神作所造成的飄灑若雲的美人夤夜裏降臨，向我談些新奇的故事，令我頭醉心麻。在你的書裏我曾走上愛利伯魯和孟伯浪的山頂。

『並且看見每日清晨太陽的升起，晚間用自己的金色光輝照耀着天空，海洋和山巔；我從這裏看見頭上散佈的烏雲，閃灼了電光；我看見碧綠的森林，田野，河川，江湖和城郭，我聽見海鷗的歌曲和牧童的笛聲，看見禽鳥的美翅，飛在我的面前敘談。……在你的書裏我曾投入無底的淵壑，立了偉業，殺戮，爭城，傳布新宗教，爭戰些王國。……』

『你的書籍給我不少的哲理。凡各世紀所造成的永無消滅的人類思想，都屈伏在我的頭顱裏面。我曉得我較你們都聰敏的。我輕視你的書籍，輕視世界上的幸福和哲理。這都是些微末，腐舊，卑污和虛偽，不啻是海市蜃樓。

『任你們去驕傲，伶俐和美麗吧，但是像地老鼠一樣總不免被死亡把你們從地面上掃了下去，但是你們的後裔的歷史和英豪的榮譽將與地球共放光明哩。你們朦朧了，你們行走不在軌道之上，狂謬你們以為正義，醜陋你們以為優美。若是因為別種原因在蘋果樹和桃樹上忽然長出來蛤蟆和蜈蚣，或者玫瑰花變了馬糞的氣味，你們一定很驚訝的；我很奇怪你們拿天當作地，我不願意明瞭你們。為是證明我蔑視你們的生活，我拒絕不受昔日幻想如天堂一般的二百萬元，我現在是蔑視的。為是喪失這種權利，我在期滿五點鐘

以前，從此逃隱了，于是我便違反了契約。……」

銀行家讀完了這一篇，把紙放在桌子上，向這奇怪的人接了吻，哭泣着便從屋內走出來。無論是在什麼時候，便是在錢幣價格賤輸了的時候，從沒有似這樣的懊喪。回到家來，臥在被衾裏，但是慌亂和哭泣總沒有令他眠睡。……

第二天清晨守護人慌忙地跑來述說，他們看見在廂房裏居住的人從窗洞爬到園子裏，走到大門前便隱匿了。銀行家即刻便同僕役們走入廂房裏查看自己的囚人的逃逸。爲是免去外間的議論紛紜，他將那張引退的遺言從桌上拿起來，帶回去鎖在保險櫃裏了。

盲童

柯洛連克著

有一天盲童彼得魯西獨自坐在河旁一塊漫坡上面，吹玩他的洞簫。夕陽已經沉落了，空氣裏非常的冷靜。只是那些回往鄉村的牧羣的吼聲飛到這裏來罷了。小童子停止了吹玩，便躺在草上，透出夏日晚間的困憊，他略微的歇息了一會。那時候忽然有些輕悄悄的脚步聲音，從夢寐中把他驚醒了。他不悅地欠起身來細細地聽着，那些脚步停在坡的旁邊，但是舉止是不甚熟悉的。他忽然聽見了女子的嗓音問道：

『小孩子！你曉得麼，方纔是誰在這裏吹玩來着？』

盲童不喜歡有人來妨礙他的清閒。所以他回答的也不十分溫遜：

『是我……』

『你吹玩的很妙啊！』女童子說。

盲童緘默了。

『你怎麼還不走開？』他以後詢問，聽見女童子仍舊立在那裏。

『你何以驅逐我呢？』女童子用清亮的，誠懇和驚訝的嗓音詢問。

這種平靜的幼稚嗓音很使盲童爽快動聽，不過他仍似從前嚴厲地回答：

『我不喜歡別人到我這裏來……』女童子笑了：

『啊！……你看！莫非所有的土地都是你的，你能禁止誰在地上行走麼？』

『媽媽已經告訴了他們，不要到我這裏來。』

『媽媽？——女童子沉思地詢問——但是我媽媽許我到河旁來的。』

童子沒有習慣這種固執的反抗。當時怒形於色；他欠起身來憤憤地說

道：

『去，去，去！……』

此事正不知如何了結，這時候忽然從莊院裏聽見僕人喚他喝茶的聲音。他急速地跑下坡去了。

『噯呀，何等可惡的孩子啊！』他聽見身後面女童子憤懣的嗓音。

次日童子仍舊坐在那塊地方，想起了昨日事故。當此次回憶的時候，並沒有覺得什麼苦惱，反之他並且還希望那個向所未聞的爽快靜穩的嗓音的女童子再回來。他所認識的孩子們那樣高聲地喊叫，狂笑，鬥毆和哭泣，但是其中並沒有一個說的那樣動聽。他很可惜得罪了不相識的女童子，她無論何時大概不再回來了。

果然三天女孩子沒有回來。但是第四天彼得魯西聽見她的脚步在下面河

岸上。她輕輕地走着，自己低聲吟唱，大概她不注意於他了。

『你聽啊！——當童子聽見她走過來的時候，便招呼她說——這還是你嗎？』
女童子以先並沒有回答他，因為她是被第一次不和平的待遇得罪的了。
但是忽然有了童子的問話，大概她覺得很驚訝的，便停住了脚步。

『莫非你沒有看見這是我麼？』她很莊嚴地詢問，一面擺弄手裏的一把
野花。

這些話很難過地刺入了盲童的心裏。他並沒有回答她，只是把手按在地
上去揪那叢草。但是已經起首交談了。女童子仍舊立在那塊地方整理她的花
並且問道：

『是誰教會了你吹簫這樣好呢？』

『約翰教會了的。』彼得魯西回答。

『很好！但是……你爲什麼這樣的氣惱呢？』

『我……並沒有惱你。』童子低聲回答。

『啊！那末我也不惱了……我們一同玩耍吧。……』

『我不會一同玩耍。』童子低着頭回答。

『你不會玩耍麼？因爲什麼呢？』

『是的。』

『不，因爲什麼呢？』

『是的。』童子更低下頭去，勉強可以聽見的回答。

他從來沒有同誰說過自己的盲目，他并且聽見這句話是很難過的。但是

女童子始終沒有明白他是瞎子。

『你何等可笑啊！——她傍他坐在草上說——你一定因爲同我不很熟識。如

果你認識了我，那時候便不怕了。但是我誰也不怕的。」

她談的非常高興，並且整理那些香蓉和蘭草。童子聽見往自己的衣服前扔下一把野花，便問道：

「你在那裏採來的花呢？」

「在那裏。」她轉過頭向背後指示。

「在草地裏麼？」

「不是，在那裏。」

「那末便是在樹林子裏面了，但是都是些什麼花呢？」

「莫非你還不認識花兒……噯呀，你何等的奇怪！真是奇怪的很……」

童子把花取在手裏，用手指輕快地摸索花葉和枝莖。

「這是香蓉花——他說道——那是蘭草。」

那時候盲童也很願意認識她。但是因為他知道人的外表，總是習慣撫摸的。他便用左手捏弄了女童子的肩頭，又用右邊的撫摸她的頭髮，以後她的眼皮，那些手指頭在臉上如飛地盤旋，又停在一處用心研究這不相識的容貌。這些舉動他作的那樣奇怪，急速，以致驚訝的女童子不能發出一語，她只是用很寬敞的眼睛來望他，並且看着他是很驚異的。

這時候她纔看出來童子的面上有些不同的地方。他的面容是很痴呆的，小心的，目力並不動轉。童子的雙目無論往那裏看毫無一點神情，並且在裏面顛倒着太陽墜落的返光，女童子快快不悅。從童子的手裏把自己的肩頭拔出，跳將起來便哭了。

『你要同我怎樣可惡的孩子啊？——她憤憤地流着淚說——爲什麼你動我呀？我怎麼了？……作什麼？……』

童子坐在那塊地方，很驚訝地低着頭，覺得這一番黜斥苦惱，如火燒的疼痛在他心裏。他是頭一次嘗得這殘疾的卑污；他纔曉得他身體的缺欠，不僅是能引起人的一種憐憫，并且還引起驚懼。他正是感受此種痛苦的。那火燒的疼痛和凌辱的感覺攻逼到童子的喉嚨，他躺在草上便哭號起來。愈哭愈慟，哽咽的哭聲抽動了他的身體。

從坡上跑下去的女童子，聽見了這些嗚嗚的哭聲，便驚訝地跑回來。那時候她看見奇怪的童子，臉向地上伏着慟哭呢，她又很憐惜他的。便悄悄地跑到坡上站在他的旁邊。

『你聽着，——她低聲說——你哭什麼呢？你一定是想我告訴去了。喂，我不對誰說的。』

但是童子聽見她的溫柔的嗓音，更大哭起來。那時候女童子便蹲在他的

旁邊，用手攏他的頭髮，略微地安慰了他一番。以後她扶起他的頭來，用手巾擦抹他的眼淚，恰似母親撫慰受欺侮的孺兒一般。

『喂，喂，我早已不生氣了。我看出來，你是很後悔驚嚇了我。……』

『我不願意驚嚇你的。』童子回答，伸長了呼吸爲是止着哭泣。

女童子從地上扶起他來，勉力地令他坐在自己的身旁說道：

『喂，喂，好吧，我不生氣了……可是你也不要再這樣了。』

此時童子仍似從前向日落的地方坐着，那時候女童子再往他的爲微紅日光照耀的臉上望看，又顯出令她很驚奇的。在童子的眼睛裏還含着淚痕，但是雙目仍舊不見動轉；因爲幼稚的哭泣所逼迫，臉上時時地跳動，並且在面上顯出來很成了的和深重的憂苦。

『你何以這樣奇怪的啊？』女童子沉思地詢問。

『我並不是奇怪的，我……我……是瞎子！』童子憂悶地回答。

『瞎……子嗎？——她拖着長聲，顫抖了嗓音，好像童子所說的不快的話打擊在伊的小心中——瞎……子呵！』她又重復了一次，並且嗓音越加顫搖，因為悲痛的緣故全身哆嗦起來，她忽然用兩手抱住童子的脖頸，靠在他的臉上，自己便不禁地大哭起來。

這時候太陽已經落在天涯。女童子停止了哭泣，不過還是勉強地支持着，不住的哽咽。淚眼飄零地時時去看那太陽，恰似變成了燒紅了的天空，漸漸墮入烏暗的天涯。火球的金邊又閃爍了一次，以後又噴出些燦爛的火星，並且遠處森林的陰影，忽然也變成了接連不斷的碧綠，太陽便完全隱沒了。涼風從河旁吹了過來。彼得魯西低着頭坐着確似很驚訝女童子的悲傷。

『我很傷心的……』後來女童子哽咽着說。

以後她略微的安靜了一會說道：

『太陽落了。』

『我不曉得他是什麼樣子啊，——童子憂悶地回答——我不過……覺他出來罷了。……』

『你不曉得太陽麼？』

『是的。』

『呵……但是自己的母親也不曉得麼？』

『母親我曉得的，我永遠從遠遠地就知道她的脚步。』

『是的，是的，這是誠然。我合着眼睛也能曉得自己的母親。』

兩個童子談的已經平和了。

『你知道啊，——盲童起首又說——可是我覺得太陽，也能曉得他落的時

候。」

『因為什麼你曉得呢？』

『因為……你要曉得……我也不知所以然。』

『呵呵！』女童子拉着長聲說。他們兩個都寂默了。

『我還能念書呢，——彼得魯西又起首說——不久便學會用鋼筆寫字了。』

『但是你怎麼……』女童子起首說了，忽然又含羞地住了口，她是不願意提起他的盲目來。但是他已經明白了。

『我是用手指頭讀我的書。』他解釋着說。

『手指頭麼？我用眼睛還讀的不好呢，若是用手指頭便沒有讀會的時候了。』

『但是我並且還能讀法文哩。』盲童說。

「你何等的聰敏呢，——女童子說——但是我恐怕你受了寒。那邊河上何等的沉霧啊。」

「但是你自己呢？」

「我是不怕的，還能把我怎樣啊？」

「那末我也不怕了。莫非是男子比女子還容易受寒麼？叔父馬克西孟曾說過，男子無論是冷，餓，雷，雲，都不應當懼怕的。」

「馬克西孟是架着拐杖的那人麼？我看見過他，他是很可怕的。」

「不，他一點也不可怕，他是慈善的。」

「不，是可怕的，——她又證實的說——你不曉得，因為你沒有見過他。」

「我曉得他，他全教授我的。」

「他打你麼？」女童子詢問。

『他從來沒有打過，並且從來沒有向我喊嚷過。』

『這還好，莫非還應當打失目的童子麼？那便不合於理了。』

『他誰也不打的。』彼得魯西細細地聽着說。

他那種靈敏的耳朵聽見了他們的僕人約翰的脚音。果然是約翰來到坡上了。他喊道：『少爺啊！』

『他們叫你哩。』女童子站起身來說。

『是的，但是我不願意去。』

『去吧，去吧，我明天到你那裏去，現在他們等着你呢，我也是如此的。』

女童子後來果然能盡她的承諾，並且來的還早於彼得魯西所能料及的。

次日童子正坐在屋裏同叔父馬克西孟學習功課，他忽然抬起頭來，細聽

了一聽，便極高興地說道：

『請放我一會吧，那裏女童子來了。』

『有什麼女童子呢？』叔父很詫異地隨着童子走到門外。果然昨天彼得魯西的女朋友在這時候進到莊院裏來了。她看見院內行走的人，童子的母親昂娜米哈維夫娜，她便向她走過去了。

『親愛的小姑娘，你要作什麼呢？』昂娜米哈維夫娜詢問，想是有人派遣她到這裏有事情來的。女童子大方地向她伸過手去問道：

『您這裏有一個盲童麼？是不是呢？』

『有的，親愛的小姑娘，是，有的。』昂娜米哈維夫娜回答，她很戀慕她那種清亮的眼睛和溫藹的面貌。

『您曉得麼？我母親放我到這裏來的，我能見他麼？』

此時彼得魯西自己向她跑過來了。但是叔父馬克西孟也來在階台上面。

童子問候了便說道：

『媽媽，這就是昨天的那個女童子。我對你說過了。但是我現在正有功課。』

『喂，叔父馬克西孟放你這一次吧，——昂娜米哈羅夫娜說。——我請求他去。』

於是童子們便一同消遣了這一天。

以後名叫愛維里納的女童子，每天到莊院向盲童彼得魯西這裏來。他們一同遊散玩耍。這樣的契合令盲童非常的快慰，並且令他的母親非常的歡忻。愛維里納不久便起首一同和童子向慈善的老翁，叔父馬克西孟求學。那時候彼得魯西的功課學的十分高興爽快。盲童和他的女伴互相地幫助，從此

以後他們在世界上作了朋友了。

小鳥兒的歌曲

烏申司基著

在匈牙利城中的窄隘而堅固的牢獄裏，監禁一名困苦的囚犯，兇殘的人們把他用鐵鍊鎖了，扔在監獄裏面。

監獄裏是潮濕的，黑暗而寒冷的。扔給他些濕稻草代替被衾。每日不過給他一點麪包和水罷了。他在那裏慘澹的，痛苦的，憂悶的住了多年。太陽不常照他的窄窗，新鮮的空氣也不流到監獄裏面。他憂鬱地想起了自己親愛的家族，自己幼稚的孩童；他想他們把他早已忘却了，算他是已經死亡了。在世界上和家鄉裏是何等的景况呵！

他走近窗前。正是佳麗的夏季的晚景。太陽落在林後，樹梢上照耀了微紅的光燄；人們步行來往在街上。監獄距地很高，人們在下面顯着微小。他

向他喊嚷，但是誰也沒有聽見他。在藍色的天空飛翔着羣鳥，鷹哥悄悄地飛過了窗前。

『鷹哥啊，鷹哥！——囚人向他喊叫——落在我的窗前，你述世界上何等的景況，爲我唱一曲歌！』

『不，——鷹哥回答——你的窗櫺窄小，我沒有地方棲落。我不能告訴你在世界上何等的景況，因我不常飛到地上。我築巢在最高的山巖和老橡樹上，離那些殘惡的人們很是窳遠，俾不致隕毀了我的窩巢。我不爲你歌唱了，因我在地上從未歌唱過。我飛騰在天空，聽見我的歌曲的，僅止是永久的太陽啊！』鷹哥鼓起雙翅，驕傲地飛向天空便隱沒了。

『天鵝啊，天鵝！你述說在世界上何等的景況，爲我唱一曲歌！』

『不，——天鵝回答——我不告訴你在世界上何等的情况，因我永遠在水面

上漂浮，在澄清涼爽的水面，在碧色的蘆葦中。在早霞的時候，碧水纔映成粉色，我高聲地向霞雲鳴叫。我不為你歌唱了！我歌唱在我將死之時……」

天鵝閃爍了白翅飛翔在空中。

『麻雀啊，麻雀！落在我的窗前。你述說在世界上何等的景況，為我唱一曲歌！』

『唧唧咋咋，唧唧咋咋，我們沒有餘暇。我們還要去啄些籽粒，乘着農人無意的遺灑。……』

忽然飛過了灰色的小鳥，他復返到窗前，棲在鐵欄杆上面。

『畫眉鳥，你好呵！謝謝你，親愛的小鳥，因為你來看望我。你述說在世界上何等的情況，為我唱一曲歌！』

『我向你述說在世界上何等的景況，為你唱一曲歌』畫眉鳥回答。

發出那種音韻來，以致困苦的囚犯由歡喜中悽然下淚，臥在草上一面哭着，一面聽歌。……

『昨天清晨，在早霞之時，——畫眉唱道——天氣清鮮而涼爽！我飛到你的家中，落在窗前——一棵碧色榛樹上面，我歌了又歌。你的嬰兒在搖車裏，——他睜着清亮的巨目曾問道：「爹爹在那裏？」——并且聽着我的曲歌……你的親族思慕你，因而哭泣，願與你再相逢。不要灰心呵！上帝知你無辜，殘惡的人們將要釋放你，你又可以得到自由，得到新鮮的空氣，得到光輝。你的孩童們撫愛你，圍繞在你的身旁。將有炎夏的微風，樹影纏綿地鋪起，窗上的玻璃在太陽裏發光；你將在階台上，把你所遭遇的述說給孩童。

『你將要教導他們，爲是成了以後，不作些惡事給殘惡的人們。只是祈禱上帝，無須氣惱殘惡的人們。但是須要努力呵！爲是衆人互相地親愛，宛

似弟兄。

『你的孩童遵守你的訓導。到他們長成以後，你見他們是慈善和清正，你見他們如何援助些貧人。你將活的長久啊，長久！你的頭髮漸漸地蒼斑，但是你的心弦是歡娛地跳躍。』

『到你死之後全要哭你弔你，并見在佳美的良辰，扶起到墳塋。在你的墓上種一株玫瑰小樹。我將要沿着雲霞在你的墓上高歌呵！』